

又23249

26

31-6



郭宮詹快圃文集敘



長公言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夫
晉魏以下非無文人才士而時
非長治人之奔走於衣食變遷
者不能專心致力於文章間有
出其天資奮發爲文則又雕琢

爭妍自媚於世遂成一種風氣
退之謂其言雜亂而無章非虛
語也若退之之文謂其能駕秦
漢以復古則未也實能專心致
力一洗其舊而新是圖振八代
頹靡之習以爲後世文章之宗

宋之歐陽子學焉而未勁蘇氏
父子學焉而未醇其他著書之
士數十家皆不得以文章名世
夫升堂者必由戶探源者必沂
流退之之文水之流室之戶也
秦漢而下欲文章近古而不宗

退之是猶閉其戶而塞其流吾
未見其有獲也明幾三百年著
書者何啻數百家世稱東陽弇
州荆川鹿門輩其最著也今其
文具在與退之何如也明所重
在制莠而聰明才知之士盡驅

而之制莠之文未遇者不敢爲
古文獲雋者又不暇爲之比之
夏虫之語米齊門之操瑟張侗
初曰學制莠者不可學書蘇紫
溪曰習制舉家毋分心於博古
諄諄以古文爲戒是以終明之

世無一人能爲古文布衣若盧
枏徐渭文章亦有可觀而縉紳
先生多以草野捐之則巖野窮
愁著書之士又何力足以自顯
無惑乎明文之無足稱也

聖清仍用制統取士而士之精
研八股者海內同風余謂八股
闡聖賢之蘊可以補箋疏性理
語錄訓詁諸書而欲馳騁上下
縱橫於周秦漢唐之間與左穀
馬班諸子比權量力不能也何
也義有所牽式有所拘也退之

謂取所試讀之顏忸怩而心不
寧者數月余謂今之制藝亦猶
是也我

聖天子念古文之不振每制訓謨
以繼二典又舉博學宏詞使人
得挾天地之蘊發山川之奇攬

古今之勝肆才知之雄不跼蹐
於蹄涔溝隙間成坐井之窺然
則文章之盛無過於今日矣郭
子快圃先生年少成進士讀書
中秘三十年來所校讐者經史
而外凡古今奇書百家衆論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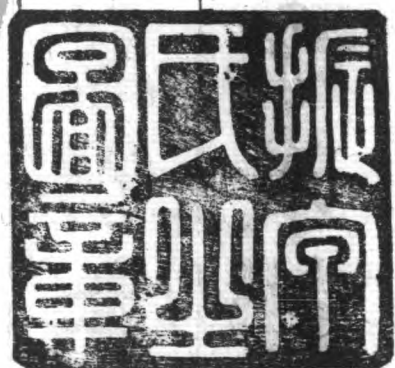
同銜談巷議天文地理山海方
域貢獻稗官野史記載所及莫
不羅括胷中以會通於人情物
理時勢是非得失之故而發爲
文章浩浩乎如長河之亘地也
皎皎乎如朗月之行天也粲粲

乎如衆星之耀晶萼萼乎如雲
霞之吐幻也其見道明而於聖
賢之道洞若觀火論事切而於
經濟之用瞭若指掌閔中而肆
外力大而氣雄余謂韓子之後
起衰者郭子其庶幾乎海爲羣

水之會嶽爲羣山之宗文章豈
無海嶽哉文章之爲海爲嶽者
自立於世而不倚於人韓子崛
起於唐則成韓子之文郭子崛
起於今則成郭子之文自立於
世者爲世所重不倚於人者爲

人所倚必然之理也余知百世
下論文章者必曰唐之韓子今
之郭子也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都察院
掌院左都御史都統加四級
三韓子成龍題



學源堂集敘

郭快圃先生自翰苑歷宗伯學士立朝三十餘年居家無異寒素方余令清苑時值歲荒先生夙興夜寐督諸子手錄饑人名次而授之食嗷嗷者無遺哺而

後卽安此外則藥鑄與俱手不
停披所著文十九卷詩十卷曰
學源堂集遠近知與不知莫不
曰當代之歐陽修也且夫近代
輔弼之臣率由翰苑則政事得
失天下夫利大害人才之邪正

治亂安危之所以然何一非入
翰苑者所當深思詳考諮諏揣
度本先王之法合乎時勢之宜
以變通而盡其善乃或者徒以
焚香啜茗爲詞林能事則異日
所以宅揆補職者概可知先生

之文安詳和婉上自朝廷下逮
守令與閭閻疾苦莫不纏綿篤
摯隨在洋溢而出卽其詩流連
鬱勃意之所在莫不皆然嗚乎
此先生所以無愧于古之立言
不朽而卓然當世者也予迂戇

無似謬膺薦牘

聖天子不棄置之烏臺又

特簡監司雖捐糜頂踵不知所
以報稱幸先生家居得領其風
旨辨是非決猶豫庶不致覆餗
之譏比予再蒞保陽而先生已

捐館再見不可復得先生之子
孝廉公持公學源堂集命予爲
序余不善屬文謹識其居鄉梗
概以見先生之言皆可見諸施
行俾後之讀是集者想見先生
爲人則謂先生之文存卽先生
之人存也可

康熙三十年歲次辛未閏七月
賜同進士出身前江西道監察
御史

特簡管理直隸守道叅議年家
晚侍生邵陽邵嗣堯頓首拜

題



學源堂文集卷之一目錄

序

送程周量職方出守桂林府序

送顧見山工部出任陝西僉事分巡洮岷道序

送李吉爻令潞城序

送刑部尙書魏環溪致政歸蔚州序

送湯潛菴學士出撫下江序

送范自牧出守遼陽州序

送余佺廬副憲出撫江南序

贈沈繹堂序

送雲門弟倅郡南康序

贈程穆倩序

學源堂文集卷之一

清苑郭茶快圃著

送贈序

送程周量職方出守桂林府序

南海程子周量淵雅卓犖天下才也壬辰與余同試
南宮獲雋第一人而不與余同對策越數年官中書
故事中書得與台諫選及周量官是官其事遂格而
不行中朝官遷轉不一格惟中書任滿三載投牒主
爵者例得序進自周量官是官其例又格而不行閱
七八年爲司馬郎郎中秩視大夫內可陟卿寺改給

諫御史陞翰林侍讀外可僉事臬司督鄉國學政自周量官是官其例悉格而不行噫仕宦之窮達遲速在上者未嘗有意爲之也在下者非盡作而致之也夫何以一人之身一身之官動若相左有如是乎癸丑夏粵西桂林乏知府事者周量以職方郎出守瀕發公卿搢紳競爲詩文贈其行瓌碩綺麗秀茂鬱森分擅其美而大旨則若惜之者爲周量惜耶抑不止爲周量惜耶吾固知非止爲周量惜也何也 國家蓋亟求才能矣亦謂才者何才能者何能耶昔有虞之世高陽氏才子八人高辛氏才子八人是天之降

才爾殊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能與功埒者也顧凡奇才異能天生之不能成之君相欲用之不能識之卽成之而弗克極其量用之而未必當其才迺謂天之生才不偶也人之成能有限也有識者所以扼擊而歎歎愚謂天之成人不如人之自成君相之用人不如人之自爲用自古以來成人之具莫良于詩書而人自爲成之具亦莫良于誦詩讀書周量綺齒破萬卷下筆洋洋纒纒數千言立就聲滿江湖閩粵閒服官而後假鄉館爲私第衙回深鍵廳槐蔭几夜雨篝燈籬壁

硃研鳥鼠喻嗜恒洛誦不輟雖扈從旁午卒未嘗釋
帙不甚接見賓客四方知名之士至則倒屣恐後而
弱不勝衣訥不出口偃倭循牆恂恂乎孺子若也客
有謂余者曰程職方以彼其才倘稍稍習世法周折
于三事百執閒其所成就未可意計而量迺獨酷嗜
讀古人書何也余曰此職方所以自爲成就者也信
如君言適敗之耳況職方之才之能非今世之所謂
才與能也今世之才與能其成也因乎人其敗也亦
未必不因乎人職方有才有能而自成之非多讀書
靜養氣亦烏能軼倫絕羣而矯矯自命也乎迺者雲

晉文武吏不相能以軍儲故相牴牾填撫者闕于
朝上命部臣之才而能者往治之周量以官樞密
有聲得並使及至劄注者儔習于慢骫頗易之太守
以下以使君文弱傍徨于無可恃周量閤閤然不少
介意迨兩辭具正色霜嚴斷言風發罪舍出入無周
內亦無疏脫向所爲慢而易之與傍徨于無可恃者
咸頹首屏息心折而不敢動歸報朝廷悉從其議
於乎不有是役誰從而識之乎卽識之亦曰讀書好
古士耳謂明足以決大獄氣足以奪悍夫又誰從而
信之乎周量蓋已自成其才能矣茲雖無麾出守余

又幸其得桂林郡何幸也今日之桂林無以異于曩日之雲晉也慎勿曰晉雲之役稟天子命可按而治之桂林之行綰太守印綬耳不易越俎而問也夫有所稟而往者君相用之矣無所稟而往君不之用相不之用周量不難自爲用晉雲利用剛桂林無容剛也晉雲利用斷桂林無可斷也然則奚以用之乎夫亦正以告之曰今者天子仁而明方銳意致太平無日不以綏輯方夏惠愛黔首爲孜孜公等提七校師來鎮茲土所貴和戢偏裨爲荒服作捍衛國家不愆酬功之典否則粵西之底定無殊于粵之東二三文武吏治之足矣設鎮可也不設亦可也況乎其弗祇此耶一不聽則潔已首公振風飭紀使不得如曩者倚有司以行其私斯亦未有不肅然衰止者已昔白敏中知永興蘇頌守潤州能使驕兵悍帥頽而就規索古今人有何不可相及也允若茲周量之自成而自爲用者尤愈于天之成之而君與相之用之已自爲用而有效君與相設復嘉與而顯庸之安見自爲用者非君與相之用之者乎又安見非天之所以成之者乎余故爲周量幸而不與諸君子同聲惜而亦不必爲用周量者惜也

而亦不必求其量者哉
以知文者乎余始然以量者而不其然乎
以自為用者非其與則之謂也夫以人
之自為用者非其與則之謂也夫以人

送顧見山工部出任陝西按察司僉事分巡澧

岷道序

天子官人惟其制君子服官惟其命上與下均不可
以意行也上行意則論辨必淆爵人而人不以為榮
賞人而人不以為勸下行意則趨避生就舍異其流
不可以終窮甚矣行意之非官人之法而服官之誼
也若廼天子重制君子守命而官人者獨瞽行意是
制有不必遵命有不足守矣謂之何歟人而以意干
也旋以意得一命其欣欣矣人而弗以意干也人適
以意予雖甚華膺雖甚壯麗猶且怒焉況乎其勞悴

其荒逖者耶乃如其人絕無幾微之不平動於中傷
觀者胥爲扼擊焉斯亦守命者之愬而行意者之差
乎工部郎中華亭顧子見山余同年進士釋褐後授
主政歷二十二年官猶郎中閒拓落輒軻悉出不意
三年前始得權關虔州聞往時司權政者率繁而瘁
賦而不能自娛非捐捐於郊勞贈荅則醜酒徵歌夜
分弗輟見山在虔署宇櫛械日讀書賦詩以其暇衙
壁畫滿滄洲其意趣抑何等耶事半輒讀禮里居服
闋謁選遇同人出所著作相與研悅經濟文章斐媿
有原本余覽之私嘆曰見山之學其弗可及也矣今

天子崇儒右文倘有舉而引之者將必有以酬知遇
彼趯趯競逐者流吾知退三舍矣今年秋七月擬補
水部郎序在五部上稍需之可擢提學僉事見山意
不屬也旋拜命故事京官履任不以限遲之經旬
或浹月例無督趣見山聞命後感寒疾弗克卽受
事銓司日三迫之具以病告復徵病狀以恐喝之欲
其力疾上官見山以例無責也姑且緩銓司倉皇具
牒大司空敦趣一如前日將晡召入署至則以受事
期報凡此皆非例也意也見山駭且嘆咄咄不審銓
司意所在翼日榜外遷者於壁見山爲第一詢之知

秦西洮岷道滇南開化府粵西慶遠府具乏人蓋荒
遠瘴癘地也見山一日不視事則不卽陞見山不卽
陞勢必有次第及者急此所以緩彼也銓司意也見
山審知其意灑然笑曰是役也余之滇粵者什七之
西秦者什三均荒遠秦猶不失爲監司銓司倘意更
他屬余將涉萬里犯瘴癘矣旣而得擢分巡洮岷道
衆稍稍稱快乃司銓亦若有快焉則何也徧制而徇
意慮見山不得志而有言耳中朝士大夫見者莫不
相與爲慰見山又灑然笑曰余不自意擢復不意擢
是官洮岷固遠聿古人建旄萬里樹功名地山川鬱

宰風日次寥人士伉爽不黠物產精鑿不浮遊其地
者極生平選悞纖猥與震悸搐縮之情態曠然都空
斯行也竊欲比於大丈夫矣況儼奉 天子明命分
外臺憲衣豸繡施栢檜按部則太守以下手版迎道
左州邑長吏有簠簋不飭者吾得以黜之畫諾坐嘯
或鶴頸長鳧脰短者吾得以更置之守硜硜之愚殫
矻矻之力抑亦足以明吾志而行吾學已卽荒且遠
奚其慰嗚呼是乃見山之志也乎夫人之置見山於
洮岷也行其意見山之任洮岷也行其志公私小大
之間固自有辨又何有幾微之不平可動于中耶古

昔不得于時者多所遏抑蹉跎中外往往形爲詩歌以寫其牢騷宜其苑結見山瀕發作隴西行別親串友朋悲涼勃宰敘其生平之閱歷與洮岷之凋劫黽黽然欲勵而有所爲耳讀者服其胷期之澹曠能爲詩人之善思而不爲詩人之善怨余曰不然古人之牢騷苑結者或齟齬于權貴或異同於朋黨其人率雄杰有拳勇不發其陰幽險譎則無以爲世道人心衛見山無所齟齬也無所異同也彼陷人之利而妄以意行者憐而哂之不遑烏足當其怨而不怒哉見山行矣驅車太行驪華龍門涇渭閒河岳雄瑰古帝

王賢聖之芳蹟有足當其憑吊資其攬結者自喟然而嘆曰非此行烏從而曠耳目之觀乎脫也烈飈淡日行亂磧古壘閒芊芊械械昏黃極目不遽盡羌歌僮語復伊啞嘈囂以爲悠阻慘悵絕遠於江鄉澤國也則亦喟然而嘆曰非此行又烏從而識風土之異乎筆之紀述作爲詩賦或伸楮拂素點染摭括之異時者可以入告天子卽不然亦以備乘輪軒者之採聽其所成就詎纖細哉彼行意者吾不識其究將何如也

送李長文先生遊平陽序

長文先生客太原與余同居蕭寺晨夕促膝縱談今古鬯以快也未幾言別將爲平陽之遊予因酌酒而送之曰先生而爲平陽之遊也歟哉平陽固可遊也遊平陽者固不一而足也有爲乘傳至者先之以檄書聽之以郵騎絳旂導前劔弧擁後八騶鳴而祭戟臨負弩迎者望塵拜者懷名版候者鱗次螳聚也抵其郭入其署鼓吹喧而人語寂趨謁以分位爲後先先者未出後者已竢問訊稱述俾貴人口不得閉笑不得止意在頤上語在唾中而他無論已其遊也赫

學源堂文集 卷之一
赫然外是而貴公子及要人之用人車馬衣裘甚都
攜尺一投官其地者札中語不必其刺刺已擬于寶
籙靈笈矣爲之飭厨傳下榻帷朝且餽而夕且讌也
不三日佯辭去挽留乃甚摯奉之益惟謹而他無論
已其遊也洋洋然其下則有半面識或車笠舊盟甚
者挾一技寸長走而仰干于人逢其間適而無甚志
惡亦得假數日宿以攬觀其風土其游也瞿瞿然今
先生而爲平陽之游也歟哉其所持都不類是溫溫
乎其德與容也奕奕乎其文與名也不談時政不示
丰稜居然有道君子也倘如在古之時競重道德有
位者以文章聲氣相推引方切瞻望弗及之思亦旣
覲止何難負笈從而長跪請片語皆貊音隻字卽鴻
寶河汾姑射閒自多大賢之跡矣而今不知其何如
也先生而爲平陽之遊也與哉先王啞然而笑曰予
之遊蓋不在乎區區閒也予將歷堯舜故都陟首陽
觀禹門砥柱折而循大河過太行遂陶然以賦歸胡
乃測予以世俗乎予慙曰唯唯邇者山靈不謝客河
伯不譏關先生可以鬯游矣

送李吉爻令潞城序

山陽李子吉爻天下才也辛丑成進士官潞安司李
司李職明刑簡紬一郡之邑長佐太守監司所不逮
方伯廉訪于焉咨庶績中丞直指于焉咨大計任綦
重也吉爻李潞安及期勝任而愉快上官深器重之
有建言者曰司李一官與巡方御史相表裏巡方罷
遣司李當並罷于是改天下司李爲縣令嗚呼此非
通達治體之言也吏部補吉爻山東昌樂縣時以司
李調者下喬有嘆爭相濯磨以立名譽吉爻尤矯矯
焉令昌樂廉甚邑瀕運河距淮上纔數百里米蔬醬

學淵堂文集 卷之一
醯悉買舟取諸家直飲其地之一杯水耳邑人素黠
悍難治一年丕變其俗厥績以懋中丞將薦之於朝
會吉爻丁外艱去後六年服闋起補潞城來問于余
曰何以治潞城耶余曰子固能治潞城者也奚其問
又問余曰子已能李其郡者也何有于邑乃曰郡不
侔于邑李不侔于令令職難李職易莫以埒也余曰
是不然比子李郡時臨諸邑上某也廉必咨嗟歎賞
之某也否必疾惡斥除之某也才某也否其獎戒陟
黜也因以異庸有所私好私惡於其人耶重念此蚩
蚩氓耳官司李而欲其令之愛斯民爲令可知已譬

之家有羊而屬人牧之惡其水草之弗時也寒暑之
弗宜也孕字之弗若也假以吾牧詎若是今且自牧
之矣寧以惡人者而忘之耶吉爻令昌樂清節能聲
藉甚薄海潞城與昌樂一山之西東耳聞聽夙切茲
行也吾意潞之人必欣欣相告曰吾儕其厚幸乎李
公李吾郡子吾人也公去而吾人曰父母孔遐李公
令昌樂昌樂之人父母公也公來而昌樂之人曰父
母孔遐吾人曰父母孔邇人情無不愛之子日宛轉
膝下固愛矣脫或父母去其子有年子違父母有年
一朝而復宛轉焉膝之下也噢煦拊摩必篤於疇昔

學淵堂文集卷之一
三
矣吾人違公也久公未嘗不憫然念之茲儼然而來
噢煦拊摩夫豈有不至者乎古爰父母斯民者也體
此意而治之奚其有

送刑部尙書魏環溪致政歸蔚州序

人君所以優遇保傅而鼓舞庶尹者恩也禮也人
臣所持以受知明主樹績當時聲施後世者道也恩
禮固非常之寵榮而道爲重何也恩禮出於上者也
道守於下者也苟道不重則受知亦偶合樹績亦倖
成聲施亦虛譽爾矣語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
而汙又曰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顧孰不以道爲重哉
夷考古之人蓋亦有幸不幸焉孔子孟子道之主也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者三月魯幾幾乎治三氏
梃之不能強魯孟子屬意於齊宣開陳王道不啻數

千言卒以仁義不能奪功利而去之嗚呼一聖一賢
所遇如是而後之學者能不懼乎宋司馬溫公朱文
公道之輔也溫公與王安石論理財仁宗未嘗不嘉
納嚮用之後以薦蘇軾忤旨乃遂歸洛閱二十年而
後出都人遮道祝之曰公無歸洛畱相天子活百姓
是何如顛望也哉而究亦去就不常是爲可嘆也文
公始終一儒者耳數上封事多所詆譏孝宗之眷雖
厚而嫉者愈深故歷事四朝仕於外者九考立於朝
者僅四十日兩君子之所遇又如是而後之學者益
莫知所適從矣豈非古人所謂不幸者耶迄今數

餘年世運雍熙主德明聖士君子之以道爲進退
者莫不始終邀恩禮之隆論者咸以爲遭時獨幸而
不知皆道之爲也今刑部尙書環溪魏公以進士甲
科讀書翰林不二年擢授給諫當世庶時蹇蹇諤
諤其所敷陳庸止如溫公之遏新法乎旋以不合於
時引疾而去里居幾二十年讀書考道譽望益重故
爲宰相所特舉爲朝廷所詔徵方其起家入國門
人之望之又奚啻如溫公之在哲宗初年乎公原以
光祿丞去也主爵者議仍官其官朝廷知公賢且
才不欲置之閒秩特授監察御史欲公有所建白也

學源堂文集 卷之一
公一疏再疏痛中時弊朝野敬服未幾而擢爲京卿
此何異於文公之進直徽猷閣乎不三四年游拜都
御史論列侃侃台班整肅表薦廉才內如宋公文運
外如于公成龍皆得大用以清節著以視溫公之薦
蘇軾則過之矣康熙壬戌公拜大司寇承命巡察
畿輔單騎裹糒訪問民間疾苦凡有不便輒破柱擊
奸三輔豪右惴惴如冰上行以視文公之劾台州守
又過之矣報命時深被嘉獎明刑弼教如故公在
西曹寅入酉出案無畱牘諸司郎吏多罷苦不勝公
精神益王不數月桁楊雨繡犴狴草青矣上數慰

勞之甲子春昧爽啟事忽暈仆於朝掖而歸第卽引
疾辭職上慰畱之遣醫診視賜人參及參膏稍閒
出視事抵秋病復作再請告上憫念勞深誠重允

馳驛去公入辭上顧問病狀恩誼藹如撤御饌

以食之仍諭以未及行還來覲公越日再入上與

論治天下要道公以知人安民爲言又越日三人

上出宸書寒松堂扁字大尺餘並以行書御製古

北口詩賜之公手捧出喜動顏色謂翰林學士曰今

日老臣獲際三盛事御詩宸翰一也古無書扁

額賜臣下者得之自老臣始二也古之優禮去國老

臣無三入陛辭者有之亦自一皇上始三也諸公幸
記注之垂諸萬世老臣頃已啟允矣嗚呼跡公所遇
豈不遠邁古人萬萬哉然公更有特邁於古人者公
再入春明僦居僻巷謝絕賓客雖游歷要津門恒如
水脫粟布衣無異儒素求之古人伊誰與匹耶憶甲
寅秋攜公子無僞至余寓會集者七八人薄酌敘談
命題集字爲詩詩成屬余卽席爲序書之裝潢成卷
用志雅事詞壇主盟也屈指同時唱和者率登三事
而及今祖道青門唯余與都御史說巖陳公吏部侍
郎容齋李公耳聚散之感深切於中道義之友不益
寥寥乎公學道五十年進以禮退以義受 主上之
知樹當時之績施後世之聲完名全節有非涑水紫
陽所可及者非幸也道重故也余之坎壈齷齪莫由
振拔者非不幸也道不足也公之道重如此受恩禮
如此樹績聲施如此乃高風比於二疏余道之不足
也如此而猶白首鰲顏點侍從之班豈非戀棧咀助
之尤者乎茲爲文送公感與愧駢繫之矣

送湯潛菴學士出撫下江序

士有鬱屈畢世沉頓下僚爲天下後世所深惜者固
今昔之所同也亦有不次擢拔無方任使天下後世
亦從而惜之則何歟顏子王佐也孔子常語以爲邦
喬喬然翊帝匡王大畧而乃以簞瓢陋巷終焉論者
得無惜之乎朱紫陽大儒也仕宦所至輒有聲績非
馱其才敏足以集事問學經術深得聖賢正指苟用
以弼成君德均理邦政其所成就當不在伊傅下乃
三十餘年立朝不過四十日餘皆碌碌方州搢搢民
社人亦惜之或曰不合于時或曰用違其才多所慨

歎得無重內而輕外乎昔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
隆隆乎三公之貴也乃史記之曰自陝以東周公主
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庸亦輕之歟曰是不然周公
攝政當國召公疑之作誥以告召公乃悅於是分陝
而主示不敢專也主之云者秉鈞持衡非若後世簿
書期會之叢責金穀兵農之並問也夫以道德之儒
公輔之器則責以簿書期會問以金穀兵農何難庠
績惜乎其用止此矣則盍念是人也爲帝心所簡在
星嶽所神生寶弘以重國象之用之也乃輪以簡此
有識之所以扼擊而不置乎語曰函牛之鼎不以烹
雞非以惜鼎爲用鼎者惜也然則三代以後之人主
果皆不明於此耶亦時與人爲之耳秦分天下爲郡
縣自時厥後令治民守治令方岳監司又治守與令
旣繁且密使爲之令者皆卓魯爲之守者皆龔黃天
子得以端冕而致太平已卽弗皆如龔黃卓魯而或
什之二或伯七八天子得以三載兩行黜陟已詎不
休哉無如其弗然也政日以敝民日以艱惟君與相
稍知治體者安得不焦心勞思而多爲之所耶故法
因人立制以時作于是乎有出朝士爲監司者有遣
侍御史爲巡察者積而致於命卿貳清禁之大臣以

填撫四方於戲君相豈得已而不已者乎君相不得已而命之大臣不得已而應之曰汝往欽哉曰臣敬受命蓋不勝敬以勞也故往往有成效奈何不數年聞不敬而忽不勞而逸其命者與應命者無復所謂不得已豈不愈可歎也哉余同年友潛菴學士道德儒也公輔器也弱冠登進士官翰林以才望出爲關中道按察副使尋擢分守南贛道布政大叅廉靜慎敏政績茂異不近名而譽日以著甫三載託病歸里計其年纔三十餘輒塵視軒冕去之恐不速者詎不得志於時者耶抑犖犖穆穆無以得夫上官與同列

者耶漢任延將出守光武帝命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不敢奉詔古之君子以害義之行君命且所不受他復何所受學士之慨乎賦歸或以此耳歸而守敝廬讀書窮理與孫徵君奇逢究極天人性命心得躬行不事筆舌如是者二十年已未 朝廷詔求天下博學鴻儒纂修明史爲中外所交薦學士以病辭不免至則官以翰林侍讀爲史館副總裁旋充 日講 起居注官數承 顧問講易經獻所爲詩文悉被 寵褒朝右慕之謂是稽古之榮不知學士之邀特達之知者夫豈盡在是歟學士性簡澹居

京師僦屋隘巷不通車蓋繩牀布幔冬不熾爐恒披
閱至夜分不輟人其能之乎纂輯史傳手錄百數十
卷無一訛竄人其能之乎叅知政本無一語及私十
閱月寒暑風雨未嘗不入直歸則閤扉座無雜客人
其能之乎凡學士之所能皆人之所不能其受知于
君父獲信于友朋蓋在此而不在彼也甲子秋 上
幸湯泉吏部奏下江巡撫缺命 廷臣會推比九卿
有專舉者未之屬意學士也洎 命下咸以爲必如
衆所舉啟宣之則 特簡學士矣衆皆驚嘆以爲異
數余往謁語移時獨嗛嗛然若爲之惜者學士亦自
謝不敏歸而竊自念曰 上蓋不得已而 命學士
乎學士不得已而受茲 命正所謂弭且重者矣余
顧從而惜之何其陋哉邇者浙江總制李公入拜大
司馬下江巡撫余公入拜總憲貴州巡撫楊公入拜
少司馬學士績成而入備三公屈指可須耳烏乎惜
爰序而書之以贈其行

送范自牧出守遼陽州序

國家用人之道蓋亦多途矣科目之外唯任子得與于正選豈非以國恩爲重而胄子爲良哉曰恩廕曰官廕皆視厥祖若父之官階以爲等次惟難廕則不然或內或外或崇或庠不一其用其宜外而內與宜庠而崇者姑不具論間有不宜外而外不宜庠而庠者論者則以爲疑嗚呼何疑乎古今資格之限人與內外之因人良不寡矣惟明君哲相善其用英賢俊才能信其用造就曲成之故未可一二爲寡聞淺識者道也故總督福建兵部侍郎范忠貞公以元勳華

胄登進士高第爲文學侍從之臣不數年而叅知政
事可不謂崇貴者乎及出撫浙越清撿惠政度越古
今 朝廷知其賢拜兵部侍郎 命總制七閩可不
謂榮寵者乎涖閩不數月耿精忠反公抗節不屈卒
以身殉貞烈之風豈在顏魯公段太傅下乎 天子
聞變震悼大罵曰奴狗壞吾柱石臣下 詔收公骸
數慰問太夫人及子若弟豈不以公之忠節爲足重
乎櫬歸之日 卹典優備易名曰忠貞古所罕觀也
命詞臣撰文祭之屢更其草不極其褒美不止洎暨
碑墓門 上親灑宸翰遴工鐫石復以墨本裝潢精

緻寶鈴之賜其家以垂示將來其隆渥爲何如也夫
以忠貞之崇貴有然惠愛有然榮寵有然且歿而恩
禮之游加也宜乎古今莫與比矣而同時被卹典者
有粵西撫軍中丞馬公雄鎮漳泉道副使陳公啟泰
馬公之子廕京卿陳公之子初廕外職尋亦改京卿
獨范公子自牧廕知州或謂當自白自牧謀諸伯叔
昆仲咸以爲不可曰若翁之邀 國恩不薄於二公
也二公之子長而賢曾從父于官身經百險器識已
具內用攸宜若一孺子耳學問未充仕路未諳倘俄
而衣紫輦金垂紳委佩翱翔於名公卿閒禮樂兵農

何任而可耶脫弗勝任辱家乘其末矣況州守者卽古之諸侯唐宋以後號爲重職苟能靖共爾位爲循良吏上官之剡獎必曰無愧其父 朝廷之恩德必曰無念爾祖卽不敢覬覦異數使卽平流叙進數年擢而守一郡再數年擢而監一路榮膺正不可量也何自白爲自牧受教惟謹退而讀書博通羣籍不三四年器識沉毅丰度俊偉見者莫不曰忠臣之後有令人矣廼者以次授遼陽州知州遼陽自牧桑梓地也爲 盛京屬邑亦如周之豐鎬漢之豐沛知州親民之官往而受事何異朱買臣之爲會稽太守乎爲

民父母于父母之邦自牧必有以處此矣嘗見今之分符綰綬居然長民者率多烏衣子弟倚厥才地動輒傲忽否則恒舞酣歌擊鮮策肥翹翹然若五陵裘馬浹月累旬不一省公事謂是大家豪舉也往往以敗古人云襲父兄之勢爲美官一不幸又曰少年官守多爲猾吏所餌易得而易失復何怪乎爾耶吾知自牧斷斷不出此也何也自牧忠貞公之廕也當忠貞公爲賊所執拘時狼虎爭獍虺蛇膽甜白刃在左紅鑊在右驚魂動魄兇戾難堪爲賊所迫脅時錮之陰溲環以獨狗銀鐺綴於體肢茶糲不入吻喉求死

不得七日而後齟腐聾爛唇圻舌枯一年之餘虱館
鬚鬆蟣營衣絮人爲之鼻酸鬼爲之雪泣雖烈性不
磷忠心難轉而遇害倉猝絢深三尺玉碎一烘斯亦
自有天地以來不雙之苦趣矣比其時忠貞公詎爲
廕子地哉自牧今日則以忠貞受廕也古之孝子見
父之書雖不能讀必什而藏之曰手澤存焉五馬一
官忠貞之性命所貽奚止手澤云爾耶手澤可藏保
之也易茲官不可藏守之也難自牧其念之乎頃者
朝廷卹忠之典無有或殊也而獨試之以民社練之
以簿書期會者意有攸在使能繼忠貞撫浙之志以
治民法忠貞之節以律已安知爲風塵吏者不爲台
鼎臣乎不然今日望馬陳兩公子而弗及異日則益
瞠乎其後矣是言也自牧之諸父昆弟能信之於昭
昭忠貞公自亦信之于冥冥以余爲不負良友也自
牧勉乎哉

送余佐廬副憲出撫江南序

余生五十年跡未至江南嘗聽人言江南山水明秀
人物庶饒絲枲竹木之產靡弗精良和樂極矣輒忻
忻而慕悅之其慕也生於信也其信也得於耳也已
未夏里居鬱鬱竊念丈夫生而志四方雖荒僻險遠
尙欲攬結矧江南華勝奈何徒信耳耶六月買舟至
維揚目之揚非耳之揚矣曰是猶江北也輒從金山
渡江潤州在南岸耳目亦有所不侔過毘陵抵雲閒
維舟於吳門盡乎下江之東境矣山水果佳人物果
衆絲枲竹木果繁而山無老樹深晴水無安瀾澄波

學源堂文集 卷之一
人無餘資物無通貨絲枲竹木無佳製是職何故歟
或曰天之災者什三人之害者什七以是今不如昔
余乃不禁喟然興嘆曰江南財賦之區也其數當天
下之半古人云取東南之饒以資西北之勁其所關
於國家大計者既重且亟使今不如昔後且何如
極重難返可不爲之顧慮哉況咎之天者什三咎之
人者什七天固不可維而輓人顧不可祛而除乎咨
之官其地者曰吁不可爲也咨之游於其地者曰吁
不可爲也咨之生於斯長於斯且老於斯者曰吁何
不可爲也第無其人無其才無其力以是積重而難

逃耳往者周文襄公忱曾爲之文襄公有什伯庸衆
之才負海內重望生平持正而操潔多讀書善取法
古今成敗生民利病罔不燭照而數計之官於最
次守若令服習其教令若子弟奉一先生廉者以廉
墨者不得以墨才者以才劣者可以不劣此無他大
法而小自廉上行而下以效焉爾當時諸美極大
者莫如均賦莫如遷調守令莫如疏通商賈不三年
而吳大治浙之嘉興有賢太守某者仿其法而爲之
亦有效百餘年人稱道而休美之勿絕論者曰公其
人也公其才也而不知其爲公之力也公當官京師

時品地聲施嶽嶽學學獲上而信友及治吳凡所注
厝請於朝輒得之咨於六曹輒得之詢於鄉士大夫
輒得之於是用其才而才展用其力而力舒是以成
其爲治而一時落果監司以至黃綬斗食之吏得公
而行其才志高其官爵者不知凡幾也抑何盛也嗣
是而或如公或不及公未易更僕數矣豈遂不可爲
哉余聞而顧瞻有位私擬時賢惘惘者終日謂是終
不可爲也辛酉歲莫下江缺巡撫都御史主爵者列
中外數十人啟事聽 上簡畀同年副憲佷廬余公
得膺 寵命余快且愧曰甚矣吾之陋也公非其人
乎公非其才乎何曩者思不及之而徒惘惘爲公拜
命俶裝不甚接見賓客會 朝廷召集大學士暨九
卿詞林台諫諸臣侍宴 乾清宮公以奉 命出撫
例不與 上特召至賜酒賦詩榮寵殊至洵獲乎上
者已子思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公之信於友
也益可知文襄公安足多乎哉余於是且觀公之爲
力也爰書之贈其行

贈沈繹堂序

凡士之遭殊遇享榮名者是不一軌而說者以爲靡
不有時與命焉主德之隆替家學之淵源槩不之論
嚙是庸足信乎古者碩人茂士特受主知事功文章
徽當時而垂後世雖其人負才卓犖有所憑藉亦必
其君與相能鑒拔而崇獎之也烏可曰是皆時與命
之爲耶彼平流崛起奕葉弗振或可以此槩之夫不
有兄弟祖孫蟬聯輝映者乎使其事功文章殊塗异
軌亦自有辨夫不有前後數百年彬彬然如出一轍
者乎時命之說誠非篤論矣奈何不進而揆其主德

與家學也當今華亭望族沈氏爲最考明永樂時自樂先生官翰林學士文行端美能詩善書數被召命揮毫殿廷多所寵賜一時榮之其弟簡菴公官如其兄亦擅臨池之工同受知兩朝離宮別館額榜多出其手海內傳慕稱爲大小沈學士嗣是八法遂爲家學無少長皆習筆陣焉萬曆時董思白宗伯出沈氏以掩搦觚之士未有不祖述華亭者疇知華亭書法不始於董而始於沈乎安知董非生於其鄉而私淑先正者乎我朝進士對策賈董鍾王兼之者爲上第世祖章皇帝濬哲文明嘉意六書海內學人蒸

蒸向風能者輩起究不如沈氏一家學之精且專也壬辰試進士悉稟睿裁臚唱第三人爲沈公繹堂同人拜舞之下私相謂曰此必兩學士嫡系也詢之果然繹堂弱不勝衣腕下有千鈞力官翰林時于晉唐諸家書法劇心刻骨詣極精超得其數行者藏弄如拱璧華亭書名復歸於沈矣未幾以才望出爲備兵憲使頃待補居京師座上客常滿大都搵絹楮而問字者也蔚蔚然籍甚公卿閒恭遇今上典學右文崇尚翰墨博求國士召至便殿詢知爲世祖侍從舊臣眷念尤至命賦詩揮翰賜茶饌竟日方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二
出一月凡數召復 命大書一卷進呈日 賜宮錦
貂裘榮寵莫儷嗚呼今天下恢奇倣詭之才衆矣咸
搢搢焉工其一切之術以覬覦 天子之知卒無一
當而繹堂以疎遠外臣膺茲 曠典詎曰時命使然
乎良由 今上緝熙光明經史翰墨而外無他嗜好
以故一切之學蔑由以進而繹堂之詩與書又能仰
副 君求相得益章殆非尋常之遇合也已晉王羲
之獻之書家鼻祖厥後沙門智永襲其流風聲施至
今兩學士亦有明之義獻也繹堂以高第官監司師
承家學獲遇 主知而被榮寵詎不更宜然非 君
德之隆則未易覲此也區區時命云乎哉如以爲時
與命也繹堂藹藹吉人蘊抱奇瑋卽以之待詔金馬
翱翔皇路坐致鈞衡夫寧有愧而今竟何如也

送雲門弟倅郡南康序

戊申夏作

雲門必能佐南康也南康倚匡廬頰鄱陽屬僅四邑
 延袤三百里許亦云簡矣官其地者宜可臥而理邇
 則勿然民之不以厨傳供帳為苦者迺苦于追呼煩
 苛吏之不以執版拜塵鞞鞞鞞為苦者乃苦于誅
 求悉索雖小郡乎而疲于奔命反不如通都大邑之
 長袖善舞也官其地者恒咨嗟愁嘆不得以可臥而
 理之區稍自遂其偃仰獨郡丞一席上之不得分雌
 堂之潤下之亦不職墨綬之勞謂足優游養俸坐致
 方面也迺者監司節推一時裁損入賀入覲槩以屬

之郡丞實爲勞勩而且與一省之倅車以次直會城
爲制府撫軍獻大獄任何重耶向之所謂優游養俸
者輒一變而拮据卒瘁矣是非器識靜淵才具慎練
烏克勝任而愉快乎吾曰雲門必能佐南康者則何
也雲門爲中丞貴公子弗寧無裘馬矜張之氣且恂
恂訥訥若不勝衣若不能出諸口者焚膏之餘潑墨
絹楮資人臥遊素心澹致居然醇儒耳五年來給事
綸扉無少怠舛密勿機務多所與聞出直絕不以語
至好昔人云學者先器識如雲門者可稱淵以靜歟
方中丞公居御史臺游躋清卿出撫西晉平生懿聲

大節焯焯不凡雲門比正髻髻過庭承訓悉能識之
及長而居鄉立朝蔑不以奉家訓爲兢兢鶩鴨不惱
比鄰乾餼無愆朋友戲謔不涉齒頰慎之至也頃扈
法駕幸蒐尚方綸札珥筆吏寔式司之往有以不諳
獲譴呵者獨雲門應手應口無或滯無或舛何其練
若夙習耶天下事擅大者無小工長者無短應繁劇
者無優閒試舉宦途職事有大于左右 天子者乎
有長于宣贊綸綍者乎有煩劇于追隨六飛劬午七
萃者乎雲門悉能以靜淵慎練而克稱厥職于以丞
一郡也何有吾故曰雲門必能佐南康也雲門勉乎

哉

贈程穆倩序

新安程處士穆倩年七十有二平生多所交游海內
魁碩誼烈士競贈以言或謂有古人風或謂爲異人
或譽爲才人或稱爲高人鮮不於塵垢須臾之外峻
擬而畸觀之其於穆倩之所以自成其爲人者殆無
居焉吾嘗慨世之倮然而號爲人者矣心不知有君
父何古之有誼無當於友朋何異之有聖賢道業弗
篤于懷古今典冊弗寓於目何才之有東海難路西
山不採何高之有旣無當於古人異人才人高人之
實乃竊竊然徒慕於其名而諛之者復從而奉之使

其人而果無所以自命也固貽譏已苟確乎有以自命乃反爲諛之者失其真不甚可悲乎穆倩當明啟頑時已奕奕然自命於世故漳海石齋黃公澄江機部楊公及江左數大君子靡不深交而雅重之然卒不肯一應賢良詔入制幕志識蓋有獨絕者觀其與諸公酬唱逢復之什其人槩可覩也或曰穆倩取友甚嚴桐城人阮大鍼貴竹人馬士英並爲東林所擯斥二人者俛乎無所容於世數招致穆倩賓之上館爲解嘲地穆倩雖不峻絕之而始終落落卒莫與合阮馬大不憚會姜黃門垓上請毀行人司題名碑疏

意主除大鍼名大鍼疑疏出穆倩手銜之愈厲甲申卯光立江南士英大鍼皆柄用小人志得輒大興黨獄以湔夙耻捕逮四出正人重足穆倩以布衣而列顧厨岌岌乎殆哉穆倩有先幾哲事未遘散家室於山谷中得以隻身匿跡僅而獲免未幾王師渡江卯光出走禍以豸於戲穆倩非噉名者也海寓乃莫不欽其名尙何得執一節以槩其生平耶漢范滂宋陳東皆未嘗顯庸于時而氣誼所激目無勢焰當其毗裂髮豎之時庸詎希心於後世名者至今史冊垂休千載下聞其名者雖販夫傭保鮮不稱美焉穆倩心

學源堂文集卷之二
有君父者也誼重友朋者也聖賢之道業篤於懷古
今之典冊熟于目者也故不必東海西山之硜硜而
三十年來寄家白門廣陵閒衣冠無異於時筆舌不
脫于古洩洩然花月詩酒與爲陶寫不過自號于人
曰垢道人耳其志其行不亦可從而窺之也哉語云
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乃若大之而不猶于人細
之而有關於世如穆倩者斯亦自成其爲人焉已細
大云乎哉吾故直稱之曰新安程處士余顧智出諸
君子下矣夫

學源堂文集卷之二目錄

序

河南鄉試錄序

武會試錄後序

椒丘詩集序

胡爾調從祀河南名宦錄序

思補齋詩文序

高文端公文集序

朱霧均詩序

重修沛縣志序

翁釐峰地理指蒙全註序

彭孝緒明府酌瀛集詩序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合註序

李吉爻潞城治畧序

胡寄圃教耕堂詩集序

武鄉法傳集序

張湛虛先生文集序

悟今集序

范忠貞公文集序

涵叔宗兄遺詩序

百可亭集字詩卷序

閻公度制菴序

重修廣平府志序

畿輔三志序

畿輔通志序

代中丞于北溟

畿輔通志序

代參議董子丹

王思齡貺鶴堂文集序

巡撫直隸于振甲中丞疏稿序

清苑縣志序

王契九落葉詩序

保定府志序

代高似斗司寇

保定府志序

代紀太守

顧庶常書經稿序

中丞黃濟序

陸子振制菴稿序

梁中

東安福氏家乘序

道正

學源堂文集卷之二

清苑郭棻快圃著

詩文序

河南鄉試錄序

皇上御寓十有一載文教翔洽天下茂才异等翹翹然起應景運於都哉盛也歲壬子將論秀于鄉秩宗臣疏鷺序之以甲第進者請典試事中州之役皇上命編修臣棻偕戶部主事臣秉恒違拜命飲冰念臣壬辰通籍叨窺中秘書歷官宮案受世祖章皇帝知遇恩隆且渥嗣左官晉臬幕八載而擢廷

尉屬丁未冬承乏獲與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
成邀 恩環復詞曹臣受 國恩重以疊矣方思難
報稱迺不以臣弁陋 命臣論士于豫論士以文論
也臣益滋思臣官文字官事其事而弗勝任瘵曠其
奚辭慮惟恪虔慎瘁竭愚襄事庶幾追督 陛辭就
道日歷三郵亭屆期渡河抵汴至則監臨巡撫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臣廷相整茲明肅提調則布政使臣
鉉左叅議臣鑑經書周備監試則按察使臣士楨副
使臣籀防維清飭臣蔡偕臣秉恒率所闡定同考試
官則知縣臣懋聲臣士駟臣憲度臣蓋光臣峰秀臣

允中臣沅臣資生臣啟祥臣聯翼臣然明臣見龍薰
盥誓告爰進提學僉事臣史逸襄所遴士四千二百
有奇扃棘三試之得雋四十七人裁原文二十篇鐫
錄以 獻臣受簡颺言曰取士之法古今非一格茂
不以文章爲程式漢唐以來鴻儒碩學以之黼黻廟
時馥郁藝圃洵美且都而傳播陬澁學士家膾嗜珍
襲者特其風雲月露爾廣川天人長沙治安嘉禾疏
議覽者莫不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用以辨主極考
治術焉甚矣文章之弘且重也故以廷對進者傳其
廷對之文以制科進者傳其制科之文千禩百載後

因以考其人之鄉里而地之山川風物並以傳鮮不
曰人傳地也祇以功人弗以功地說豈當歟詩曰崧
高維嶽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嶽者地之鎮也脫非降
神宣無佐矣功人弗功地烏乎可百凡壞偉魁杰之
士以功業顯以文章著疇曰非地力哉天文章日月
地文章河嶽人文章禮樂豫居中九土嵩少峙雄黃
雒帶秀唐哉巨觀粵稽豫之曩賢輝冊馨簡鮮不以
爲應天地中氣以故皆德音醇茂學術醇粹相彼蛟
橫彪跳騰踔穎露者相去不翅霄壤說者謂濂洛諸
儒光昌正學實式啟之是猶覩近不覩遠信中不信

初也循蜚疏佗安有文字越自龍獻龜浮庖犧數聖
天匱衣紹而蕃衍之文章鼻祖于是虜在埏垓之爲
雲縵霞蔚者特耳孫爾輒曰有宋賁止庸克當歟洛
有日中臺歲南至立人不見景皇極經世謂天圓謂
地方豫其圓之旋方之衝乎十二支以子午衝豫位
午也午之義全乎陽麗乎剛于旣濟不無陂焉何以
昔喆之產其間者多冲以稊歟星辰天緯也河嶽地
佐也天地濟星辰河嶽不見功陰陽倚星辰河嶽乃
見用天地文章信有徵已禮樂人文章也豫其奚以
徵之九環曠曠奠鼎無數區豫得什之四五漢唐宋

爲寂著其閒以功制禮以德作樂千餘年來薰蒸甄
鑄于豫者舊矣我 國家覃莩文德化浹膏流日出
日入桂海冰天罔弗訖暨豫壤連首善被教孔邇嚮
風孔捷語曰近山則蔭近河則潤夫豈誣耶豫之禮
樂文章裔皇若茲以鄙僂之臣持衡厥地庸能勝任
而愉快雖然臣衡文章于多士多士以文章受衡于
臣均以 功令爲重 功令曰文章軌于傳註臣弗
敢軼傳註以爲衡多士弗敢軼傳註以待衡傳註者
紫陽氏主之濂洛諸儒輔之者也以豫之人士循規
于豫之先民合水乳爾投鍼芥爾奚足難職方攷曰

豫闡域時夏人稟中和俊髦儒雅豫之爲豫振古如
茲也本理道之嫡系嚮以爾雅卽扶輪聖緒翼蓋宗
風寧有慝焉多士邁 昌時應 盛典有弗思帶滌
脂膩傾吐英菁者臣不勝任也多士不足應弓旌也
其謂之何臣知多士之不出此臣且見多士之不出
此矣臣更有以醮多士者言心之聲文道之華記曰
行有根本言無枝葉言配行文配道宜其然乎文蓋
足相天下士也韓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故裴行
儉卜盧照隣輩年壽官爵符于券責臣于多士之闡
牘焚膏繼晷而採置之儻罔以相其萬一與逃五色

也奚异多士庸可彘彘乎謂以文章售也耶秦取漢
南曰獲一人半古人量才分判昭晰多士今日之文
多士今日之人也臣取而丹黃之丹黃文也歟哉多
士慎撫厥躬寧勿瞿瞿昔人以言之不文不足以行
遠又謂積書成氣積氣成文胸有萬卷筆無半塵信
非鏤冰雕脂之技也已多士更欲以文章待賈博稽
澄慮積貯而生其氣來日之文可愈于今比玉相金
矜貴而奉其身來日之行可符于文 皇上方側席
求士剖格用人有能珥青管光潤 皇猷大之砥名
礪節次之樹駿流鴻次之効一官使萬里蔑弗稱任
者曰兩河士也臣幸矣夫庸惟臣幸嵩少河洛不無
靈爽知亦幸之言足以文行足以遠概于數幅闕贖
是徵矣多士其矻矻焉

武會試錄後序

皇上御寓之二十有四載秋九月會試天下武舉於
 兵部鉅典也 特簡綸扉學士偕樞臣試厥騎射技
 勇錄其及格者四百有奇廼 命戶部左侍郎臣鴻
 緒為正考官臣蔡為副考官插棘鎖闈試之策論載
 衡載校拔其淹串金版玉鈐之編契符虎帳熊旗之
 畧者百人以次以第榜而揭之貢名於 彤廷告竣
 事焉頰惟臣蔡弁陋謏斲竽濫宮尹砥溷詞曹論文
 弗足也乃恬而論武臣滋愚已粵聞唐李白以文翰
 官詞林能識郭子儀于微時決其終為大將臣何人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二
斯敢與古況惶恐益深兢業益厲撤棘之後爰進多
士而黜之曰多士自命武夫也歟哉昔周之文王壽
考作人棧樸式咏盛矣而詩書弗紀其所以盛惟兔
冑之篇有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又曰好仇曰腹心
媿材於干櫓咸德於躬桓抑何重歟非詩重赴赴者
乃赴赴者克自重爾陸賈曰天下危注意將注意云
者不誠重之乎重之於危者得無安而遂輕之乎故
介冑之士往往揚糜於戡定之年低糜於治平之載
十尺之戟不如一寸之翰所由嗟也迨熙恬日久武
之於文若徑之於庭卑者毋論卽嶺摑分麾犀輦蚪

繡率皆衣韎韐執鍤鋸僕僕然拜塵於道左常不得
免武之不得不輕者時耶亦勢也我 國家懲茲積
習載頒儀注靡有軒輊由是偏叅守尉咸得與郡守
監司分庭抗席豈非重之歟不特此也臯者武舉兩
試外之取舍枋在有司內之低昂枋在樞府以眎文
闈瞠乎若後自 皇上大昕親視以來揆文咸五奮
武登三聽輦勤思受鉞示寵制典度越於逞牒廼者
淮南宮俊造之槩策試多士於 殿廷翼日幸瀛臺
御延光閣親試騎射飈驅電逐控縱無不獻之能決
矢均鏃伏調無不呈之技矧也拓十石之繁弱月滿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二
彫弧運百鈞之脫光花纏鞬臂投礮砲之雲根聲震
鼇輿皇上親灑龍鳳之瑄甲乙羆虎之材可不謂
榮以重乎再翼日集鵷鷺於左墀集駿驥於右墀鹵
簿翼陳龍蛇動日樂工節奏金石諧風 皇上御黼
座啟銅龍臚聲三唱賜及第賜出身靡一不準南宮
俊造之桀焉又可不謂寵以重乎昔人有言吾耻隨
陸無武絳灌無文多士今日可以釋茲已 上重多
士而臣竊冀多士毋自輕也 上重多士而臣更冀
多士務自重也自輕者何桓桓之氣難馴矯矯之材
易逞使一朝通籍旁若無人是自輕已寢假而華衣

怒馬縱橫間閭酌酒馮座睥睨親串益自輕已寢假
而熏心朱提凡肉黔首叢怨府讎扞文網而不之恤
致台使大吏削白簡而飛彈之庸第自輕且自貽感
也士而自輕乃怏怏於人之輕之士而不自重乃耽
耽於人之重之不既左乎無慮上之無以副 朝廷
設科取士之至意卽於臣與在事諸臣深秋鍵院午
夜篝燈矻矻然衡校之勞心烏在其有慰歟臣茲敬
與多士醮者故無踰自重之一言也雖然有進焉者
昔人之論秦風也曰勇於私鬪怯於公戰夫勇於私
者輕身也怯於公者重身也則何不移而易之虘況

兵家貴明輕重務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
後人第知狶膏棘軸謂車可輕人矣鋒銛甲堅謂人
可輕戰矣曾不知人能輕身乃能輕戰人能重身乃
能輕身故古曰百萬之衆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也多士生而闕如慷慨之氣固所自饒要在能養能
養氣者謀不以言窮言不以兵窮兵不以財窮視其
身爲國家所託重而不肯小用其擊彊也曷不若縱
橫閭閻其擊惰也曷不若睥睨親串其慕封爵愛鼎
鏞也曷不若熏心朱提犯大敵度險阨也曷不若叢
怨府讎扞文網而不之恤輕之也適所以重之矣兵
法云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臣願多士
之自勝以鎰稱勿以銖稱也重其身以爲國重者豈
踰於此卽以此而當周之干城腹心可矣庸詎分一
鏞專一闡哉臣故敬爲多士醮

椒丘詩集序

往予竽雜金馬時夏之夜室隘鬱蒸袒而走同年張
玄林邸舍銅柝已唱版扉尙啟排而入有客在焉厭
蛾蚋紛沓滅繁對語予入爭索衣屨不得予以袒告
始還共坐予與客咸不知爲何許人醖漿一傾談鋒
遂發予狀生平狂態及歷亂涉險唏古噓今嗣復縱
論詩文舌津額汗幾于浹巾語聲未絕屋角牀頭人
忽躍起擊案豪叫曰快哉是爲誰何其懷抱之似我
也因自述其英齡嗜古結納賢豪志在出塞沛績動
流峩稱遭時多艱輪困輶軻茂由自見迺趨然遠走

浮淮湘跨吳越繁薄江陵遭迴趙魏幾廿餘霜而滄
桑邁止匿蹟海澨瀕危者復比于捋虎騎鯨焉僊客
指迷纔獲出險仗策來燕都一時名公卿半其夙好
乘車戴笠蘭臭不殊會旗塾徵賢京兆尹首以應詔
羽林受經虎門觀盛于今三年矣悠悠歲月泯泯風
塵前之所歷我則勿忘後之所遭疇其能卜語畢長
歌悲涼豪壯聲振屋瓦予亦驚起狂叫曰快哉是爲
誰何其懷抱之遠過乎我也主人急語予曰此山東
丁野鶴也復語客曰此保定郭芝仙也索火覲面相
視一笑遂成莫逆焉不數月野鶴以旗塾課最出鐸

容城夫以野鶴而振鐸容城真是神髻遊于蹄涔苞
羽棲于柳樊也吾意其必咏榛苓而寄愼對芹藻而
興懷茲取椒丘集而讀之迺除豪鬯鬱取古人爲師
友以道業爲文章抑何其湛精斂氣融才鑄德卓犖
軒豁有如是耶固知大才情人卽大經濟人大經濟
人卽大道學人也或曰容城古有劉楊兩賢今有孫
徵君儼然節義文章之區居其地者能不遠規而近
矩乎以予所聞野鶴奉文廟則創元旦之祀恤貧衿
則捐百金之囊多士蔚興于椒社前節闡扞于表忠
之數端者雖上官大僚猶難之而苜蓿先生克自表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二
樹謂非有所感激善于鑒觀者能乎哉若野鶴詩名
久在海內固無俟乎予之比丘頌佛也

胡爾調從祀河南名宦錄序

三韓胡公爾調順治時官河南祥符令越數年再官
河南與屯布政司少叅砥節勤政有功德於民不二
年擢遷分守陝西臨洮道按察司副使民謀築祠尸
祝之未果越十年大梁人士不能忘列公循績言於
撫軍中丞暨藩臬督學使者請奉公祀于名宦祠允
之誨吉成禮輿論以慰輯所爲狀牒奏記及饗辭樂
章梓爲一書曰崇祀錄徵予一言序其事余受而卒
業不禁喟然嘆曰信矣夫三代之直猶在人心而廉
吏之不可爲而可爲也天下事數有萬億不過實之

與名耳使世之宦遊一方者挾其得爲之勢恣其欲爲之情亦何求而不得也淫威而虐淫刑而逞攫取人閒金若幣可捆可載宮室可美妻妾可奉子孫可輕肥豈不曰實富實貴也耶而此一方人當時則畏憚之不敢言去則謗詈無不至父以傳子近以播遠好事者且資爲談柄而穢德彰聞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掩也及問其葬之所謂可捆可載者安在乎宮室保不他人入乎妻妾保不別船過乎子孫保不貧且寡而求爲尋常百姓不可得乎是實與名均喪耳而一二廉潔之吏當其時無華臚也無赫赫名也爲世

俗人所譏誚而疎遠者直比之爲天地之芻狗及過其所漚之地近者或數十年遠者或千百年耕夫織婦牧豎樵叟悉能稱道之勿絕甚有筆之于書者有肖其像而俎之豆之者使其子若孫過之顯而貴必引之以自重卽微而貧人競詢其世代述其先世之美以相慰勞使非其祖父之廉與惠也烏能得此哉故曰三代之直猶在人心廉吏之不可爲而可爲也茲於胡公益得其據焉矣雖然名者實之賓也苟非仁心仁聞淪浹于一時安能咏歌沐浴流播于數十年以後披茲錄而讀之眎古卓魯龔黃諸傳安有甲

乙卯是公無一日擢載之實而有百世仁愛之實無
一日華膺之名而有百世尸祝之名也洵足以風世
之垂紳戴緹佩符乘軒者已顧僅而爲茲錄序也哉

思補齋詩文序

余幼無外傳成童奉先君子庭訓弱冠補博士弟子
員二十登鄉薦三十成進士計自學句讀以及操牘
應舉凡二十三年之間所讀舉子制藝不滿百篇而
經藝乃絕不及焉通籍以前四子書閒拈題構思不
過數十首曾無存稿經藝又絕不及焉順治乙酉科
余以曲臺禮應京兆試遂爲本經魁卷尋因孟子文
用字不雅馴更第二卷壬辰以詩經獲雋迴憶兩闈
十四經藝皆子子然成于風簷寸晷中者也聞之先
君子教余曰凡應制科者必揣摩成而後發無不中

語曰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若插棘鎖闥地僅容膝而人語恟恍鐙光慘澹七菀悉抽心繭三場不乞神叢非大學人則大才人也爾小子烏足以幾之其勗哉余心識此語未嘗一飮忘乃十八歲患脾病廢書卷者三年小試無不利又謬爲吳暄山廖孟符傅夢禎曹秋岳諸先生所獎藉詡詡然意自足也而揣摩之說徒耳食耳最不可爲訓者經書不奉師說八股不屑諷誦而忽以禮售忽以詩售不大負先君子教誨乎余嘗以爲歉對友言及輒悔思爲補過之功客曰子以少年登科第官翰林彼世有善讀父書者亦莫子若何過之補余曰否否余曩爲人子今爲人父矣余不克遵先君子庭訓浪戰野謀登科第官翰林皆幸也使子若孫聞而效尤之余過不滋甚乎補之烏可已客笑曰子言誠然試將何道以云補也余曰官冷曹職文字與其叶聲律切對偶腐心斷鬚無當萬一無寧昭晰兩經之義旨摛之篇章補平生之缺事爲後輩之遺編庶諸兒子知此道之未可倖獲卽倖而獲之猶須其補也或可告無過于先人云

而藝文之修其辭也其可告無幾乎其人云
藝文之修其辭也其可告無幾乎其人云
藝文之修其辭也其可告無幾乎其人云
藝文之修其辭也其可告無幾乎其人云
藝文之修其辭也其可告無幾乎其人云

高文端公文集序

周秦以上相以德周秦以下相以功漢不封侯不拜
相爵爲重焉逮唐宋而後始有稱宰相才者夫曰才
不第以文章見也而文亦居其一以故論相者率崇
實遺華卽賡歌之什金滕之篇皆以爲元臣名弼之
實錄不僅僅作文字觀嗚呼是殆判事業與文章而
二之歟不寧判事業與文章亦將判立德與立功而
二之矣非通儒之說也愚謂君德旣以時著相道當
以時分曹參起吏霍光未學勛在宗社聲流冊府未
嘗不彪彪炳炳焉以其時守畫一而已大將軍勢動

學源堂文集卷之二
天地大政大典無所紛更若澌黼潤色之猷則舉以聽之諸儒而已不與故可勿重其文也魏徵陸贄已不免于章牘如林者況乎居崇儒之代而佐右文之主哉善乎宰相須用讀書人可稱擇臣要語也不讀書則識不廣識不廣則道不弘霸王雜用邪正并容厥以貽馘而所謂真能讀書真能學道者于何徵之世不必代有封禪燕許茂由揆其華辟不必盡嗜遊觀班揚尙爾匿其采則亦大者觀其敷陳小者繹其賡和精而人倫性命之編微而片楮隻字之趣人以爲大臣之緒餘者吾以爲大臣之精華文顧可或忽

乎哉易曰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多貴慎默而譏浮露耳韓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文中子裴行儉獨能以文觀人藉先聲而徵後實耳至如宰相之文豈可作如是觀必其人大足傳而後及其文必其文大足傳而後播諸世必其後有令裔象賢焉而後能以功業賁之篇章以黎棗代其譜志也洵非易言矣靜海高文端公幼有穎悟長積實學臚唱三聲鼎調十載厥由登膺天眷特承帝褒者比之古人罕有其倫公自玉署而秩宗由秩宗而銓宰洊歷官階徽猷亮節表表在人耳目間固無俟縷縷颺之予所獨心拚

而佩服不能忘者憶壬辰通籍謁公于第出一卷以
 示予急取而披覽之蓋孝經註疏心識其義而未暇
 請公即教之日子知之乎聖賢人品將相功名此是
 根基忠臣悌弟良友何莫非斯道也因灑然而悟公
 之所由蜚令名樹駿績殆非偶然者迨泰頽既歌龍
 門遂邈越十年而甲辰冢嗣進士勵昌以公集授且
 屬予為序始得嘗大鼎而噉全蔗焉孝經一篇人倫
 之本也西銘一解性命之窳也試取公集而卒業靡
 不根抵乎二書益信有德而後有功見功而後見才
 文字雖曰一端而全體居然在是矣尙可謂之為緒
 餘而岐視之乎其人傳其文亦傳其後之令裔象賢
 又足以傳嗚呼媿哉

朱霽均詩序

京口談長益遺余札云吳下朱霽均吾友也以不得志于時西走并州可善遇之余意其人必疎狂簡越使酒嫚罵弗諧于時否則摧抑頽颯不能自命者也迨晤余于蕭寺中溫文爾雅煦煦可愛一再過從遂相傾倒始知僕騷吏賦其才也跳龍臥虎其書也伉籀儷蒼其篆也壓輞川度河陽高山流水其潑墨與縵絃也嗚呼有士如此而何以不得志于時也或曰禍生厄于江夏工部惡于中丞事容有之霽均則僊僊爾度軒軒爾志無屈子之憔悴有莊叟之逍遙何

遽謂之不得志于時者耶未幾而出其近稿以示予受而卒業藻而不鏤脂厚而不撫絮沉痛蒼鬱如黃初大曆諸篇予且疑之迨靜氣潛繹始喟然曰霧均蓋不得志于時者也詩工于窮工矣善怨者不怒懟化爲嬉矣善悲者不傷長歌代哭矣非真不得志于時者烏由臻此霧均當有以自慰也青蓮夜郎諸作眉山儋耳之篇至今光芒萬丈窮愁困苦未必非天之所以成文人才士之變法也然予讀霧均擬應制及其試宗伯數詩鼎彝古茂球璜潤妍自是金華殿中語文心聲也福澤榮膺視乎心霧均豈終不得志于時者哉吾又以此爲霧均慰

重修沛縣志序

代慶士弟

郡縣之有志何為乎曰備職方之考稽待史氏之編
 纂供翰軒之采輯皆非其旨也紀山川者不紀風俗
 曰風俗上教之紀物產者不紀人才曰人才下化之
 夫志之為書重山川物產乎抑重風俗人才乎若第
 以山川物產重也九州四海之內將有不勝雷同而
 粉飾者矣況乎天限異夫朔南地寶阻于嶺海非可
 以人力致而智巧爭者志之何裨歟昔人于此將以
 觀王化徵吏治有足多者焉何以明其然耶世治吏
 良陬滋景熙化衰民敝都邑風墜地之為豐為蓄民

之或淳或澆蓋不可盡諉之天而咎諸人也。已予以謫陋承乏沛邑入其境狐館荒村蒿騎敗壁兵厄之也。人鮮完衣食艱半菽歲厄之也。沙飛樹杪苔老屋牙河厄之也。嗚呼徐沛爲古名區衰颯如斯繫誰令之矍乎愴矣履任以來心枯力殫十年于茲幸告無罪今日之沛以視古之沛尙曰有閒以視十年前之沛或浸浸乎有起色乎大人君子乘輅而過者倘按舊志而徵之有見不逮聞之歎必曰誰實爲吏聽其淪敗也予固無以解嘲若能訪鄉耆詢道路則十年前後之際興衰遞變感慨係之或亦不督之過歟予茲以倅四明往矣鞅掌之餘取沛志而重訂之沛之古蹟幾幾湮沒而不致湮沒也沛之壤上幾幾榛蕪而不致榛蕪也沛之財賦戶口幾幾匱絕凋亡而不致匱絕凋亡也悉由 聖主在上教鬯恩流休養生息克臻斯盛予雖心枯力殫負罪引慝猶以無負所學爲幸矧也遷擢荷 國恩之深厚知罪有去後之輿論乎若夫人才非教化悠久不興風俗非德澤醲淳不變予何人斯焉敢以斯詡也

翁釐峯地理指蒙全註序

嘗攷庖犧氏仰以觀於天頰以察於地而後畫卦故
 乾之六爻言天者取則焉言地者亦取則焉迄今讀
 之六爻皆言龍潛勿用見利見躍無咎飛利見亢有
 悔終之以不見首為吉天地之文理蓋彙括之而無
 遺探索之而靡盡者已自史氏分天官輿地為二書
 後之學者遂有專師而鮮兼詣不巳岐乎余心力目
 力並弱弗能辨黃甲測青戊閒披其書至景純葬經
 質奧與膚俚互陳雋永與離支交錯疑其有譌而偽
 也復得唐人舊本始知經正書疏旁書顛若不漏今

之傳者蓋經疏胥正書爾因慨古人之著作掩蝕於
傳注者不少而淆紊於剗剗者復如是也厥後得管
輅地理指蒙一編卒業而亦有疑焉漢魏人文籍無
慮數百帙皆彙集于叢書中三分猶漢統也而何獨
遺是書歟矧其文皆有韻之言探本于天求端于七
曜下至海岳河山墳壚壤埴沙石草木鳥獸烟嵐之
無不暨焉弘以博已實皆因天而地因地而人與物
也是非岐而二之蓋通而一之者哉惟其稽引孔繁
罕譬盡顛讀者未能指螺跡而列眉數也故其義弗
顯釐峰翁子官欽天監博士緯天之書其所研精矣

迺不欲以專家自處尤劇心于麗地之書讀指蒙而
融洽因昭晰以翼經博稽皇古旁引周秦有註有疏
無遺無溢斯亦史區所不能及而紫陽所獨契者歟
或曰占天易測地難將無謂星宿燦列躔度次舍有
象可則禹甸苾苾陵淵莽磧無驗可徵乎是不然天
之星地之華也地之水天之液也人之氣天地之孕
也故人事乖則地生沴地氣沴則天象稜黃帝曰善
言天者必驗于人善言氣者必驗于物天無常變人
常變之物無祆祥氣祆祥之人與物本天而生地不
明乎人無以測地不明乎地何以驗天耶釐峰之矻

學源堂文集卷之二
三
矻于是書也信非專於其家而域乎其官者已

彭孝緒明府酌瀛集詩序

華亭彭君孝緒以進士高第筮仕瀛海令廉而有爲
聲績大著瀛與保縱橫相望纔百五十里民頌嘖嘖
流閭巷閒憶余官宮詹時得與孝緒交挹其談論風
旨讀所著作竊歎曰何不置此君子天祿石渠而以
令一邑也未幾謁選得宰瀛海復顧余于雪燕堂畱
與飲孝緒以治瀛者咨余爲畧言之曰吾儒釋褐起
家爲令苦之始非甘之基也苦于苦百不可爲不苦
于苦則志以貞氣以奮才思以發越爲人之所不能
爲爲人之所不敢爲且爲人之所不必爲而往無不

見德出無不見功上官譽之下民歌之不虞而至不
介而孚顧彼邀譽掠美者反不能及其萬一爲令至
此身苦而心則甘矣心苦而趣則甘矣雖衣粗褐食
粗糲日猾猾于塵坱矻矻于簿書若蕭瑟况瘁之交
瘳者而過其市來暮有謠起愛起敬而行其野扶杖
趨瞻騎竹競逐且有操雞黍驅場瓜來相親媚則亦
何殊于慈母在堂穉子牽裾雛孫繞鄰也耶令于此
時苦耶樂耶無論上官交口而譽連章而剡脫卽失
權亦莫以恤何則令之所得固已多也矧官階有時
命好惡難逆諧而顧舍我從人毀矩爲規也哉孝緒

所听然以爲然丁卯余歸田里從諸臺使得畧聞治
狀大氏甚苦而不苦于苦也而上官已津津譽之閒
有瀛海人士至又得悉君治狀班班娓娓如述古魯
恭卓茂事而下民亦藉藉然頌之孝緒豈徒苦而無
驗者乎戊辰春孝緒來敝邑顧余于學源堂道故之
餘覩其顏色甚顛顛而神氣乃王始恍然于曩者身
苦則心甘心苦則趣甘之語頗自慰其言之偶有中
也瀕行出一帙以示余曰此令瀛二載來所爲詩也
乞一言以序其端余猝不及展唯唯受命已而卒業
或紀事或酬答或感興俯仰今昔畱連光景體不一

裁辭匪一設而勞苦憂勤之意盈帙而具噫孝緒不
苦于苦者也奈何其言之切切與洎讀捕蝗編下繕
城築堤出車五篇其志貞其氣奮其才思發以越何
莫非爲人所不能不敢與不必爲者乎此孝緒之甘
于苦者也讀至下東村一篇且得其苦而甘之驗矣
然則盈帙勞苦憂勤何莫非往無不見德出無不見
功者乎志苦耶志樂也故滌雪軒二章不勝清曠而
夸猶也樂其所苦今之所造與後之所成就殆未可
量也歟是集名曰酌瀛吾將歌泂酌之詩以酬之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合註序

世自三聖人出而典籍之傳惟佛爲衆非佛自衆之
也佛有言說而無文字者也爲一人說動經數年爲
一事說輒勤千百語大抵皆詰發與問難爾厥理深
以故其義博其義博以故厥詞費說訖而垂之爲經
傳經而命之以名是安得不衆迺典籍虜後世以語
出于佛奉之爲般若不敢僅僅作文字觀深益求深
博不勝博汗牛充棟有由來也然弗思佛猶海也克
飲一勺全海無殊若乃欲以一口而吸四溟疇其有
如巨靈之腹者況乎渤澥不可以瓢罍竭可以挹掬

嘗一嘗之再嘗之積而千百萬億以嘗之淡鹹可辨
冷煖自知中冷諳味人莫或欺不必據有其泉也矣
審是道也鉤深探賾非善學佛會文切理乃善學佛
何也學佛而不從文字般若起恢奇幽渺惟其所趨
學佛而志從文字般若興自邇而遠自卑而高勿之
有軼焉爾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殆誚操小而拘
大者耶夫窺之與測止乎是焉爾邇之與卑不止乎
是也止乎是大以小矣不止乎是小且大矣與其有
臘等不如爲拾級古今事理大抵皆然況學佛者耶
余少未讀佛書聞耳食禪宗一二語弗之精研世曰

佛寂滅余亦曰寂滅世曰佛真空余亦曰真空夫孰
知真空不寂滅寂滅不真空耶行年五十三歲始知
觀佛書室中人有持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者向質
其旨余茫然無以應因取前人註疏讀之高障於義
卑牽於文憑塵識而括無上無乃以口喻海耶惘惘
者久之會穎則和尚從西山來廿載濶絕相見頗懽
和尚好爲詩及古文詞訊之焚硯矣叩厥近業捧所
註楞伽金剛二經以示余讀之亦茫然也因展金剛
經從之求解和尚娓娓矻矻談說無倦雖靈根妙旨
輒難領畧而大義瞭然矣慮有遺忘和尚以口授余

以筆受不兩月而說已未幾和尚爲 和碩莊親王
延入藩邸余綜攬所授五十餘葉循經審分聯綴成
章眎前諸家註釋較爲朗鬯非有他謬巧也不鉤深
不探蹟克會文克切理爾初學覽之句解字訓梗槩
可識卽胸羅四部智貫三乘者亦可披其文而相其
質撥其詞而核其理揆之無上正等正覺之旨未敢
遂云水乳合而超六塵空四相惑疑共斷人法雙融
由修得果歷果證真無實無虛空而不空之妙諦次
第可觀已乙卯冬初和尚從 藩邸來視余于寄快
園中復取而裁訂之合掌作禮曰老衲四十餘年未
了事得居士以成人天阿修羅優婆塞優婆夷其謂
之何願亟梓之以廣善法名之合註者謂和尚與余
合註非謂是註與經合也然余實僅手具般若爾

李吉父潞城治畧序

往者淮安李子吉父去宰潞城余爲文以送之詞不多設而於詩之所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則三致意焉客有覽之者曰噫此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惟古人能行之今人豈其然竊見今之爲令者不甚誦說古人之言卽偶一誦說不遽心信之謂其言之不易見諸行也行之而未卽有驗也廢然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矣世之人大都謂讀書數十年而博一第需次數十年而受一官得之已迂且濶迂濶而得之脫更迂濶而爲之詡詡然謂是古人有言也今人可行

也夫誰信之昔任延拜武威太守瀕行帝戒之曰善
事上官無失名譽是非古人之言乎今人率信此而
不信彼於是勞其心於刀筆筐篋畢其智於簿書棊
會要以告無罪耳不求有功乃亦卽是以爲功甚者
希鞫鞠脆拳拳曲跽豐其苞苴飭其厨傳以博上官
之一笑足矣矧復旁門捷徑之紛綸耶如是而遠引
古循良之事謂教化當興農桑當勸訟獄當息夫誰
信之余聞之亦卹乎而不自信乃姑以贈吉爻吉爻
歎深信之曰受教噫吉爻其弗可及也已治潞城一
年聞其行事規規如古人之言余益爽然曰甚矣臯

者客言之誤而余幾幾爲所惑也未幾潞有鹽商某
操贏居奇眎嬰兒國爲几上肉擇而食者非一日官
其邑者畏有神叢率不敢問吉爻毅然治之商憾甚
走而聳視齷台使聞其事於朝衆爲吉爻慮久之
事得白上官且獎其不畏強禦注上考余復益愈爽
然曰甚矣臯者客言之誤也吉爻知誦法古人如是
其效益砥礪廉隅勞心撫字以惠此嬰兒國五年而
治大成庚申春主爵者以給諫侍御史乏人請令直
省大吏舉所屬之賢者應選山右當事諸君子曰是
莫如潞城令矣吉爻聞之遜謝不遑旣而自顧牀頭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二
僅餘婆娑一卷五年來所爲文書告草也慨然曰卷之墨心之血也卷之楮鬢之霜也曾否可以酬國恩曾否可以對百姓曾否可以見諒於師友知我罪我胥在乎是典衣而受之梓可作鬱林一片石不遠千里走屬余爲序余讀之竟如覽古循吏傳而不知爲古爻治畧也時方爲兒輩講子使漆雕開仕一章書註曰斯謂斯理信者深信之而無毫髮之疑謝氏曰開不安於小成成就殆未可量故夫子說之不覺析然而有合矣往余贈吉爻以言初亦自信及聞客語而幾惑聞鹽商事而又幾惑吉爻厭堅信之聞吉

爻在潞恒出此册以示人曰我弟爲不愧民之父母也且深信之矣謝氏所云成就不可量者余不能不殷然有望焉夫余不能遽信吉爻吉爻乃能信余而且以之信上官信百姓余滋愧已雖然人有射覆者偶一中則色然喜余往者之言雖不卽下比於射覆然旣中矣易愧爲喜何不可耶竊願天下學者仕者讀古人書慎勿謂迂遠而濶於世情也勿謂古人之言今不可行也潞城紀畧詎古言乎吉爻可行於潞城諸君子歟不可行于天下乎倘人人如吉爻天下如潞城則郅隆可登治平立奏于以仰副 聖天子

崇儒右文宵旰求治之盛心詎不懿哉

胡寄圃教耕堂詩集序

教耕堂詩集胡子寄圃之所作也寄圃爲學士公此翁夫子之冢君余壬辰出於學士公之門蓋世講已三十年所稔知寄圃之能不厭詩已未秋相遇於姑蘇之山村對談彌日顧謂余曰江南山水韶麗爲最致足鬯敘高懷子有詩乎余曰僕何能詩聞有所作如鶯啼春如蜚語秋咏山不卽山吟水未必水也烏足以言詩寄圃曰子能詩矣復稍稍評論近今作者無不允當余曰是固近今之詩也然非僕之所謂詩僕之所謂詩者不敢希踪於三唐不能取材於六代

塗号巷議非出風雅之章規友箴僚安有媿阿之語
至若尼山之訓人不以助謳吟我則弗敢弗崇天竺
之言人必以對釋氏我則不以復設烏足以知詩寄
圃日子知詩矣因出其集以示日子盍爲我一言以
弁之余受而卒業曰此非子之詩子之人也人生百
年得於天者性情得於人者家學有性情而不克自
見有家學而不克自守則儻然一軀爾安足貴哉惟
先夫子以衡湘偉人負天地正氣繼聖賢正學官翰
苑時嶽嶽自命爲國子監祭酒葳發朱程楷模多士
陽明白沙之後一人也丙戌春分校禮闈秋又主京

兆試得人之盛於今爲烈壬辰再主會試闈鎖棘後
出一簡以自矢曰揣摩名士援引公子有一於此天
其極之撒棘而一榜皆寒峻人咸爲公危之未幾磨
勘之議與會闈磨勘非例也惟明有陳恂故事爾公
遂以是鐫二級論者於今猶扼拏焉時先夫子當之
無懼色處之若平常讀子之詩介介乎牢騷侘傺若
有難乎忘情者得非子之性情使然歟吁先夫子清
節自砥一經燕貽而武陵且喪亂接踵百畝數椽問
諸水濱子且餬其口於四方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
知有殊慟讀子之詩乃地負海涵鎔經鑄史蓋蚤有

五千卷撐其腹者是則子之家學使然也夫人孰無
性情乎孰盡無家學乎或充詘於富貴或實籜於貧
賤其能趯趯然行吾意纏纏然發吾言者什不得一
也以什不得一者而歇得於子無損其性情無失其
家學子輿氏曰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一樂也顧
雖一身處乎坎塲亂離半生歷乎齷齪牴牾而浩浩
焉而落落焉斯亦無人可與語已故凡山嵐水波鳥
啼花笑舉目皆吾性情與家學也筆之爲詩積之成
帙子且不欲自以爲詩而余顧僅而作詩觀乎哉集
中如述先德寄諸弟孝弟之言藹如也有子曰孝弟
也者其爲人之本歟余故曰非子之詩也人也予與
余行且稱翁矣亦亟思所以成其爲人者爲何如庶
幾異於人之言詩者

武鄉法傳集序

法之傳也不一有心法有道法有國法有家法非其人則不傳心則聖與聖傳也道則賢與賢傳也國則帝與王傳也家則子與孫傳也不相襲者則亦不相悖不相忘者則亦不相兼國固然已家亦無異法傳之功不幾幾乎專於其所及而及之歟余曰否否國不必兼及乎家也家附於國也家不必不兼及乎國也國統乎家也故傳家而卽以傳國尤非其人則不能傳武鄉之有魏猶瑯琊之有王天水之有趙古不具稽有明以來垂三百襮顯者輩起以學行以功業

學淵堂文集 卷之二
三
以才名大抵以文章也文章非其家法乎余讀已卯
庚辰竊傾心於滄起魏先生謂安得觀其光儀領其
風旨雖執鞭忻慕焉庸北面耶乙酉忝點京兆賢書
詢所分校實出於先生之門於戲小子之幸也滋甚
非以獲雋幸以獲受知于先生實大幸鹿苹讌已謁
蕭寺中如覩景星而瞻慶雲平生之快何以加茲未
幾公以分符昌邑去未幾公以殉節昌邑聞嗟嗟余
小子幸而不幸也有如是耶西州路詎忍復出耶丁
酉余左官山西跋山涉水往哭公於墓遂失聲已而
執公嗣字青之手灑泣而告之曰夫子逝矣家學勿

逝傳之者惟子字青亦灑泣而應之曰唯唯屈指間
二十春秋不相問聞者久之今年春暮余悲何特結
盧先人壙前素冠樂樂不受客刺字青得得自武鄉
來唁余於苫上唏噓可感也昔徐孺子不遠千里會
葬林宗之母於介休林宗諷詩曰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傳者數焉余何敢望介休字青則詎遑南州已哭
唁既聯林促膝於廬中不忍即去唏噓可感也行滕
中景景然有數册啟示余曰曩者子曷我傳家學編
精祖德實弗克仔然世以科第顯也有闕牘在庶幾
傳之以釋茲媿乎余受而卒業見其起洪永迄啟禎

凡武鄉先正之闡牘靡不在焉於戲字青之志余窺
之矣家之令子傳家法國之闢人傳國法司馬子長
作史記蓋傳厥家學也而天官之外西京之典章文
物罔弗畢具迄今爲史苑弁冕以視後之區區然爲
家秉家訓者其公私洪纖相距爲何如哉雖然司馬
氏蓋不得志于時而慨然有作也字青博學鴻文聲
施海內一日聯翩卓起翔步金馬石渠閒何難世家
學而光國典邇亦屈首濡毫削輯補綴爲是不得志
之所爲也則何歟字青博學能文久不得志於有司
以是爲鬱鬱久居乎抑有見於得志有司者其文皆
未卽如其家之所傳與鄉之先正者乎不然胡爲乎
矻矻焉削輯補綴有類乎著書者也於戲是法而傳
于其家也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是法而傳於其
鄉與國也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是法而傳於家
傳于鄉與國而駸駸乎傳之天下後世也詩曰四方
之綱又曰昭茲來許顧不懿哉吾師乎永以傳矣字
青烏能已於斯

張湛虛先生文集序

士之得志與不得志無居乎身之隱與顯也身隱而道彰何病乎隱身顯而道詘何取乎顯茲惟今古天下之碩人魁士知之它莫與辨也余少年成進士不知者曰子顯矣嗚呼余顯也乎哉余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當明己卯庚辰閒四海內外眷眷多事政治之闕失仕路之猥雜民生之凋劫文章禮樂之廢墜邊陲軍實之喪弱無一不足痛哭流涕迺自顧孱然書生耳口不可以叫闔手不可以借箸咄咄悒悒泔瀾欲

已而不能已者十餘年所甲申 皇朝闢世百度維
 貞勝國之糝政涼法悉舉而庚剔之敦龐淳固之風
 蒸蒸斯起而猶有庚之未盡庚剔之未盡剔則名是
 而實非制存而義亡者也曩所為咄咄悒悒鬱而
 汎瀾者於此不無勃宰復動焉時方讀中秘書間出
 一二議質先達巨公咸曰是非新進者所得關其說
 折而寓之篇章託乎聲韻以少釋其悒鬱汎瀾之意
 執友見者又羣相戒曰勿然窺其旨非慮忤時則懇
 招忌意良厚也雖然余不幾隱矣乎都居隘巷與同
 年友相州上若張公衡宇相望風雨過從上下今昔

識斷訢合至盱衡時務娓娓如數指上螺歷任中
 者弗若也余兄事之而竊欲探其師承攸自上若乃
 述少從大司馬湛虛先生敷歷中外三事六府之舉
 墜九州四海之利弊稔聞而習見者彊記講究之甚
 悉以是識厥梗槩若經緯端末則有家司馬之著作
 在須其鈇梓以一册貽子未幾余左官西出上若亦
 乞外補需次歸里踪跡濶絕者二十年余牢落偃蹇
 英銳銷沉上若里居杜門簾閣博極羣書手自丹黃
 恒夜分不輟諸郎從之疑義與晰著書滿家已壬子
 冬余校士中州事竣歸過滏水促膝道故嗷嗷于隱

與顯之間者兩心蓋一意也因出司馬公雲隱堂全集二函以實前言急取而卒業蓋不勝感慕之駢生而悲悔之互致焉矣先生以循良擢諫垣嶽嶽自命朝廷用人行政一有缺謬輒封事數上忼直沉痛鮮所護忌當其時君未卽霽顏而納諫也相未卽虛懷而獎直也先生桀然開陳鬱厥胸臆讀七要六商之章可謂不負官不負學奕奕而顯爍者矣洊歷清卿出制遠徼倡大計于朝著抒石畫於行閒侃侃諤諤不減橐筆瑣闥時迨讀其公移簡牘或思患而預防或調乖而匡謬咸若不知有忤時招忌之嫌者予告以後詩歌傳贊則寄託遙深諷刺含吐噫公之生平詎無有親串友朋瞻而婉戒者耶胡毅然始卒之不二也稽公所閱歷亦孔憂危震盪矣乃齟齬者卒莫以傾排梟者卒莫以挫寃名而全節公固金玉而難于鑠染者乎抑其時猶可行吾道也公之顯允顯矣乎公之隱亦隱矣乎於戲有天下國家者使其臣身顯而志亦顯身隱而道不隱詎不懿歟余故讀公之集不勝感慕悲悔之交厪也

中支匪鄙而致無咎

中支匪鄙而致無咎

悟今集序

余自號為快菴者志爽達也心快則無欺口快則無
滯筆快則無疑庶幾乎古之所謂俊邁者乎夫孰知
其不可為也人曖曖余曉曉者不可為也人期
期余纒纒者不可為也人汗汗余愷愷者
不可為也而強為之成敗利鈍相去若雲淵
舉向之所為快者皆得悶懣焉爾悶則疑懣則忿余
何苦於強求快而反得疑得忿也如是十七年矣猝
不能悟今年檢曆歲已半百因憶蘧瑗此日知非余
何人斯庸無知耶偶涼夜孤坐迴想生平有是有非

有人以爲非余以爲是有人以爲是余以爲非有或是或非不自了了者成敗利鈍之數得失相半始僂然悟曰向之所爲快者非矣快不可爲而強以爲之者又非矣強以爲快而得悶得懣者非之非矣得悶而疑得懣而忿是誠過也何也古今賢者幾輩才者幾輩考其享受與際遇大都不能遽快人意時非一代代非一人詎盡世不古處歟蓋有操其衡者處乎天人時命之間粟絲不可強也則亦何必強以求快而又苦以得疑與忿耶余悟矣安之而已若真能安之數椽一簞布袍芒屨何往而不得吾安也子子然

一官五斗何爲者時可一官五斗也安此一官五斗也時可數椽一簞布袍芒屨也將亦安之也特悟與不悟耳有意之爲都是不安矣陶淵明日悟今是而昨非余以悟今名是編

范忠貞公文集序

於戲此范忠貞公之詩與文也騶虞無聲而靈不以
其聲歸昌有采而瑞不以其采龍逢比干無文章而
忠不以其文公寧以詩文重哉粵聞金滕一啟風雷
遂豸正氣一歌天地爲昭文之不可已也有如是已
語云言心聲也文亦言也忠臣孝子忱悃惓惓胸臆
鬱勃口不能宣而或託之乎辭賦或形之乎咏歌隻
字片楮皆至忠大孝之所寓焉者也屈騷後世曰經
杜詩後世曰史庸非以忠愛綿纏文辭斐亶故感動
稱說而不能自己虘公之詩文所以爲重也順治壬

學淵堂文集 卷之二
辰公與余同成進士讀中祕書年纔弱冠期抱拳拳
弗寧無裘馬氣習聲色嗜好舉凡世俗之所耽玩者
無一入其胸中惟喜讀書手不釋卷及官學士畱心
經濟雖落落寡交游而雅與余善相期甚偉嗣出撫
浙越志操德澤致勤 天子嘉歎黔首謳歌可不謂
休虜及拜總制閩海之 命忼慨登車攬轡有澄清
之志濟則君之霸不濟以死繼之引古自矢義形于
色公與余籌畫者甚悉使誠一二展措於以殄滅鼠
狗何有焉不謂人情險譎事局幻變閩安之行弗果
蕭牆之阱遂陷也於戲事竟不濟矣公挺身入險抗

節罵賊烈烈轟轟能使逆渠低面羣醜咋舌此時安
用文章也豺虎包佗反接雜擁雖鐵索郎當斧鑕灼
爍如山欲壓如海欲溺公則目不瞬趾不移此時安
用文章也迨慙慙謬被誘言孔甘公毗裂齟穿奮臂
撞擊頓使逆黨鼈縮迺卒獐惶此時安用文章也賊
度不能奪公廼幽羈穢暗毒虐疊加公於斯時忍慘
含辛仰念世籍之 宸祿頰悲家傳之令緒抑鬱沉
痛天不寄愁地不理憂而鼻感眼傷驚心濺淚凡所
目擊靡不有以觸其隱而寓其情於是乎有文於是
乎有詩矣於戲公之詩文豈古今人之詩文可同日

語哉誦畫壁一序篤摯排側武夷一歌僚悵縈迴血
絲成字可以動天地可以泣鬼神矣百苦諸章懷
君親念昆弟勗婦子謝友朋五倫無遺六經豈讓至
於詆譏逆醜字挾風霜抒寫忠忱語流心腎又不第
託蘭茝以喻情指鴟鴞而吐憤也公之詩文詎不與
姬公金縢信國正氣並垂千禩哉廼者卹典優異史
牒播芬公之弟若子集公之詩文隻字片楮無有遺
漏合諸平生時著作共得若干首付之剗屬余校
次撫卷鼻酸悼忠心痲惘惘彌旬而尤所嗟嗟者弱
冠同朝如蘭有契盍簪砥節白水相盟今公雖已矣
乎烈節昭於天壤鴻文垂乎奕禩無負國恩無慚家
學無愧友要求之往古當與顏魯公段太傅諸君子
休嘉並永余竟何如哉余竟何如哉

涵叔宗兄遺詩序

於戲涵叔兄幸有遺詩也哉仲子彥肅搜集成帙將梓而藏之屬余爲序予何能序兄之詩也哉兄性行孤卓文學潛密動以古處自矢而福命不猶宦途坎壈投老食貧賁志以歿所可傳者庸第詩也庸第此數首詩也平生好談舉子業誨人不倦其手錄先輩名宿諸篇及所自著卓卓可傳惜乎其不傳也詩與古文詞兄謂遠於聖賢之道不甚劇心暮年閒一作之多不存稿彥肅于家塾及親舊書篋中僅蒐得如許意存見少噫多何爲也世固有重緗累帙者矣歿

學淵堂文集 卷之二
而投諸荒烟斷草中其子弟曾不一顧果皆不朽乎
況旃檀片香馥于迷迭吉光寸羽彩於鸞鷲能世守
而勿失傳于而家勝流布坵垓萬萬矣書此歸之

百可亭集字詩卷序

節屈三秋亭開百可集金閨之雅彥傾玉露之新觴
落葉響疎林歐陽欲賦高天橫爽氣宋玉重悲分百
字而成一章如聯珠如編貝無須江筆花生撰短序
而弁長吟非跳龍非臥虎遂使濤箋錦爛在昔砌石
軍之百帖書是而文非於今誦興嗣之于文字多而
意寡若夫匠心獨苦博非獺祭之魚詞旨偕工妙比
狐聯之腋是誠菽苑之別調詞圃之新聲也矣於乎
摩詰到輞川陶寫生平遠志少陵來杜曲銷除當日
愁心古今人不相及也詩酒社致足樂乎奚必夜讌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二
桃李之園修稷蘭亭之水而後為美斯傳哉

閻公度制莠序

蠡吾距郡百里古雄邑也人物文章代有著聞或世家或崛起不專以一鄉也已卯以後鄉會兩試郡屬人士有雋者必蠡吾一邑也蠡吾有雋者必新興一鄉也人文抑何盛耶或曰邑有河蜿蜒曲抱堪輿家以為美河之特聚焉故人文以盛余曰否否河之陽獨新興一鄉也歟哉必其中有讀書明理好學深思之士足以悉心程朱之旨游情唐宋之林翼蓋四子扶輪八家而後馘馘乎其輩起也一勺之水庸足多詡乎余嘗過其鄉衡宇滿于棹楔相望上佛名高第

者劉稼部鄰河伯仲三人吳太守渾和伯仲二人孝廉張子郭子皆特達焉而其講學論文則胥折衷於閻子公度時公度猶未遇也已執文壇牛耳矣鄰河稼部爲庶常時出其鄉之所爲制舉業以示余大抵皆才人也余曰才須學也學須識也不讀秦漢以上之書學無源本不集唐宋諸家之論鮮識權衡道德經濟行業文章古人爲其難後人爲其易雖曰範圍焉而不過而性情所發越風會所遷流矯其偏救其敝功力亦古人與敵矣鄰河曰如此者惟吾閻子公度能之爾余因心儀者久之已未春公度成進士始

得其闡牘覽之夫快未幾家弟藤仙與公度之尊人大來公締朱陳之盟且得識公度于座閒沉靜淵篤有道君子也余與縱論古今娓娓不倦淵博淹通而見解尤超超焉學與識洵兼至者哉余甚樂與爲忘年之友也因出其制藝一冊屬爲序曰此十餘年研究而揣摩者不信於心詎信於世乎余讀之卒業其所樂者又不徒其言論風旨矣何也文心聲也心不信則膚且淺公度之文深以切心不信則複且曼公度之文簡以練心不信則馳而軼于法鑿而悖于理公度之文法若天成理皆賢傳不標新而簇簇皆生

學淵堂文集 卷之二 五
趣也不領異而犖犖非恒境也才高而學博學博而
識精信世而有餘矣或曰覩公度之文章可卜公度
之事業合言與行而一之也於戲言之不卽爲行也
余固願公度之有春華而復有秋實也言之可卽爲
行也余固願公度之有豹蔚而復爲虎炳也公度洵
我友也乎

重修廣平府志序

代

郡故有志某公所作也去今五十年中閒如大吏之
顛畫與守土者之襲易漸次漸滅且郡以雄要稱卽
方輿無改而金穀戶齒以及今昔秩官之名蹟前罔
續後未該殆亦五十年之軼事已邇來數議補輯而
未果以載筆者之難其人也廼者 天子可輔臣請
纂著大清一統志因令天下郡縣胥新其志焉乃值
隨叔申太史乞假里居郡守淮安沈公曰編摹剞述
太史職也一統志將以屬之凡郡縣志有弗若于矩
者必芟竄而就繩尺郡之志與其受芟竄于異日何

若今日卽出乎匠手之爲無佞爾度歟郡公愜然而
請太史怡然而受蓋相得而彰者也太史鍵戶簾閣
蒐散括遺故無損而新無溢閱三月而志成沈公乃
寓書于余屬一言以序其事余忝郡人士聿觀厥成
而誼不可以不文謝竊以廣平之爲郡自漢迄今幾
二千歲再溯而上卽古武安隸九縣皆故趙地河朔
一都會也司馬遷曰燕趙之民慷慨悲歌俗猶近古
獨是肘翼太行壤則磽确帶遶漳洛埴則沮洳田纔
二萬有奇歲辦賦幾六萬石瘠而勞勞而思所以賦
鮮飽也郡不子午衝而已亥衝往者制府建牙天雄

七郡之監司帥裨文書檄牒往來無虛日供張郵遞
實煩且促所以賦憚人也屢豐尙竭蹶枝柱歲一弗
若富襍裊而貧鳩鵠嗟哉無告已往見郡縣之志刻
畫峯嵐點染浦淑甚至侈傳金錫松柰之產飾談麟
鳳芝菌之祥而東南之畝畝閭閻之利病顧多闕如
義將奚取乎乃或者曰禹貢紀物產而不及風俗職
方載地里而不及人才是亦古則爾余不謂然禹貢
等今之賦籍職方等今之輿圖文無標舉義非風示
于志弗侔也吾郡自開天以後名賢林列潛德無潛
幽光無幽炳炳麟麟要不出此幅幘三百里閒而五

十年來寧無輝今映昔者詎忍畧之耶畧固匪誼濫則失衡脫其指吉光爲鸞鷲則弗如勿覽輝雜猶州于椒蘭則弗如地愛寶惟郡公識是義也惟太史能是職也志成而余可無嘆焉矣行見郡守上之監司監司上之開府開府上之容臺彙而請付史館俾金閨玉署之間藜炤芸香之際咨嗟而嘉歎曰此廣平郡志也體裁義類足爲一統志之權輿諸公其快以慰哉不佞系籍於中亦將分樾蔭而藉珠光矣

畿輔三志序

余纂輯畿輔通志分類二十二彙卷四十六備且晰已藁慮有譌舛校訂維勤遴工剞劂必精必確閱三月而山川古蹟人物三志先竣客有見者曰於戲畿輔勝攬其在茲乎余曰否否是纔什之二三爾烏足以槩厥勝客曰甚矣子之固也夫有天地斯有山川自有山川乃有人物自有人物斯有古今顥顥蒼蒼者天乎顥蒼無古今也曠曠莽莽者地乎曠莽無古今也天地之古今山川辨之也嗟嗟峨峨者山乎嗟峨無古今也混混茫茫者川乎混混無古今也山

川之古今人為之也且山川不能重人物人物可以
重山川史記黃帝合符於釜山戰蚩尤於涿鹿而釜
山涿鹿傳矣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而歷山雷澤傳
矣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崧高重甫申乎申甫重
崧高乎自唐虞以迄今茲世閱人而成古人閱世而
成今山川人物豈非相得而彰者哉雖然人物遺矣
所不逞者山高水長也資千年之憑吊興百世之瞻
懷則亦惟其蹟焉爾孰謂三志不足以槩畿輔之勝
耶是可單行矣抑有說焉子以山川古蹟先人物山
川可先也古蹟不可先也古蹟者古人之蹟也是可
更正矣余曰唯唯爰輯是編

畿輔通志序 代中丞于北溟

古者王畿千里天子自治之不設方伯連帥蓋重之也漢分畿內為三輔統于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始有職焉考其時如趙廣漢張釋之者率治郡卓有聲績入而治三輔旋陟公卿則是治三輔者居然王朝之官也貴游京國職領畿甸非其人莫用非其人亦莫任爾我國家建都于燕仰窺星宿燦然析木之津頰蒞山川塏虜幽冀之域二曜起於扶桑照臨靡蚤萬流歸虜碣石榮衛聿周龍蟠虎踞遠壓金陵一面之雄襟山帶河絕勝洛水四達之衝者也薄海如衣

載振其領北辰有紐言宰其樞且城墉繡錯民社星
羅言言仡仡總總林林萬年近日月之光四時沐雨
露之澤畿人士生於斯長於斯豈非顙有福慶者虜
官其地者益可知也余荷 聖天子簡撫邦畿躬遊
盛宇寵幸逾涯受事聿始乃逢旱乾洊告民嗟鮮飽
幸 皇仁灑沛蠲賑駢施賴以上格 天心下集稊
氣大有輒書自顧菲劣負乘厘羞雖請賑濟請緩徵
不憚已瀆晝雩祈夜露禱不嫌已襲要亦分所宜殫
心所深疚敢云靖職耶庚申仲夏蒿自民艱按部難
週仰屋發嘆因念封域民岩土宜地利古有志書紀

載必備亟起而求之所司以舊帙多逸新編方輯告
嗣是而于役上谷于役漁陽不遑更諮泊秋而通志
告成因義起例稽古徵今芟繁就雅据實敷華誠典
冊之鴻規史家之懿則歟退食卒業不禁撫卷而深
念焉古之畿天心而地肺也今之畿天柱而地維廓
於古矣古之畿表山而裏川也今之畿屏嶽而沿海
雄于古矣古之畿矩方而規負也今之畿延東而袤
西曠於古矣古之畿肘嚴而掖密也今之畿居高而
控遠大於古矣試陟薊丘之巔而遐矚焉西北阻於
一垣東南徠乎萬里羣山皆向衆壑來宗朱紫陽云

天下大形勢在燕不其然虜夫惟 天子自治之聲
教先浹于首善恩膏易沛於近光故閭閻之利病婦
子之歌呼雖九閹而可達民穰厚幸乃若 天子命
官填撫之承流宣化建署列職監司守令胥有責焉
矣上行下效大法小廉此余之所以日夜飲水者也
閒嘗盱衡燕趙龍從而岸嶺者西北皆山也無金錫
琨瑤之產多虎兕狐兔之巢瀆瀆而瀕洞者東南皆
水也無灌溉潤澤之利多衝啗滄沒之虞豈繁境有
利而民弗知取乎何貨之棄於地也左連齊魯吳越
閩粵梯航所必至瀛郡當其衝右通晉豫秦楚巴夔

黔滇輪蹶所必由邢州恒陽保郡當其衝矧玉門以
西重譯而至榆關以東貢使遙來井陘孤竹閒尤當
其衝衝則煩煩則費詎容因任耶且也畿稱南北八
郡截然無分土者有分民刑賞難以齊施也多操耒
而少橫經師儒難以教迪也燕人易去其鄉趙人不
逢其歲賦役難以過督也陸不植桑麻而饒稷稗衣
被其何出也水不通舟楫而勤網罟財貨其何達也
凡此著皆非畿人之故態也或亦官茲地者興除之
力未盡殫而調劑之術有未善也不然志所載紀何
盛衰淳漓之各見歟况盛則書所由盛衰不書所由

學源堂文集卷之二
衰淳則紀所以淳澆不紀所以澆固載筆者忠厚之
旨然亦隱以喻我二三長吏矣余何人斯荷殊恩
而膺重任有屏翰輦轂之責有父母蒼赤之義覽
是書而有不夙夜其勤期以上酬國恩下慰民望
者耶亟檄所司精鏤而廣布之俾黃綬斗食之吏與
夫鞞注兜鍪之師武臣咸精白乃心是匡是飭以嘉
惠此元元庶幾乎他日操觚者有以志而今日濡毫
者亦以慰也夫

畿輔通志序

代參議
董子丹

天下之奉功令而修志書蓋自壬子年始也畿
輔地先十五國報成宜蚤比余聞命聿始檄八郡
百餘邑悉與之程限刻期從事誠慎以重虜未幾四
方用兵六師禡祭建旄而東南則上谷瀛海兩郡勤
供億焉秉旄而西南則恒陽邢州諸郡勤供億焉二
三守令驚心惕慮日捐捐於糗糒芻茭而不遑奚遑
修志乘余亦手口捋瘡督金穀而不遑奚遑督文墨
庚申春秦楚閩粵悉奏蕩平畿輔臣庶不敢謂梓柚
之空而竊幸肩之息矣於是徵集郡縣志書幾二千

冊麟麟而炳炳已千狐之版綴可爲裘五色之絲絛
可成錦輯郡縣之志而爲畿輔之通志不既有藉序
會翰讀快圃郭公讀禮家食余舉而託之謂之曰馬
遷作史記致詳於漢生序其時也康樂紀山川致詳
於越居序其地也李守素號肉譜致詳於北地始序
其族也公生逢堯舜之世居處畿甸之閒且號叔之
苗裔實繁汾陽之萃胄未逃一人而兼三君子之遇
也已況夫玉署橐毫沙堤繫轡行將奮其彩藻扞厥
瑋麗上光 廟時下潤寰瀛於三君子則又有足多
者焉通志之編非異人任翰讀公不克辭爰開館于

庚申之初秋脫藁於嘉平之月杪剞劂校訂再閱五
月而告竣於戲勞以敏歟余因得受成事而弁言於
其端竊惟志史事也史文字也何與於治天下國家
而姬周以來代綦重之乎蓋七政四餘星宿燦列天
之文也大河喬嶽麓泉流峙地之文也五禮六樂九
職九賦章程彪炳人之文也珍羽瓊角瑰卉瓊枝物
之文也天下文章莫大乎是而治天下國家亦孰越
乎是志顧不重以偉哉古不具論有明御宇垂三百
禩纂著者再三數四乃命詞臣彙爲一統志自時厥
後八十年闕如也修之一難十三省舊有通志刪潤

曩編增新補缺多所憑藉畿無志也日月之光際山河之上游渠護旣駿義例且繁毫闕而墨創之非匠心不爲功修之一難文逸獻老物易星移餅餌何諮魯魚或舛匪精心匪殫智而猛勇以訖焉事不訖也修之一難厥有尤難者志淑而弗志慝厚道也而蒼璣之於白璧贗鼎之於真鼎甄辨必嚴頌讙互集矧也蔡倫幅短劉邵篇多烏能錄千佛盡萬杰也哉顧修矣而弗梓猶勿脩也梓矣而弗工猶勿梓也旣梓旣工靡然煩費官茲土者任之弗寧不敢耗水衡其孰敢資土著其難其慎載筆者什之七當局者什之

三余輿翰讀公皆有任而無讓者無乃以志雖交事而治天下國家攸繫者歟我皇上睿哲天亶勤學重儒雅欲博極古今淹該天壤文明媿於唐虞制作閱於百代蓋無難探宛委之祕編購汲冢之逸籍以爲史館伙助者邦畿近在千里也倘志其天是必七政列宿之掣然志其地是必山川道里之井然志其人物是必禮樂貢賦章程典則之歷歷然飛潛動植之宛宛然始可曰勝任而愉快也茲志不具在乎亦庶幾思無畱睿技無畱長已載筆者職其勞當局者職其逸余亦何敢詡詡然縷悉之耶惟是天下之大

學淵堂文集 卷之二
四海之衆日在天覆地燾禮明樂備中斯亦日在文章中天有文景星卿雲也輪風甘澍也地有文懷柔河嶽也龍馬羸車也人有文碩賢雋彥也節義勲名也物有文彩苞繡翫也靈菌瑞草也金鱗犀甲也殫雲淵之偉麗窮振古之喬皇畢羅乎隄糜觚管閒使天下後世覽斯志者憬然于 皇畿之壯麗畢然於赤縣之光華譬猶窺中天之日月而後知高履大地之河山而後知遠攬都人士之皇皇而後知盛也是則余與載筆者區區之意耳茲志不具在乎後有作者始事乃用匡亦惟後有作者始事乃用彰矣

王思齡貺鶴堂文集序

壬辰禮闈榜放余得雋意夸然也觀全榜同得雋者無錫唐采臣桐城戚价人江西李石臺皆海內名宿意稍稍快而所尤快者第六人爲合肥王公燕友焉以余少從龔之麓來相遊嘗聞稱其里中同學獨心折公謂公讀書以窮理爲本矢志以經濟爲用腹中有五千卷洞達昭晰無稍疑義發爲文詞剴切弘覽如數家珍如辨指上螺而超超獨解炎炎鉅論人不識其從何處得來也此人得志必能爲國家理大政建崇議嶽嶽爲一代偉人獨其挺若霜松皎若雲鶴

落落乎不屑往而合諸庸夫俗子恐弗克竟其用也
余竊心儀之至是同讌禮部得見公頎然山立音吐
如鐘河清一笑而方方幅幅裒然非近時人體度宗
伯之稱其人者已可信也閱三月詔選庶常不用
往例糊名試詩賦屈指同人誰不讓公一頭地者已
而公與采臣數君子皆不與余乃濫吹竽劉蕢之愧
衆莫不然公則澹然若無意焉以是知公自志有在
也釋褐授刑部主事歷遷郎中明允寬平一時推重
尋調兵部督捕署屬劾設事多疑難公苦心調劑法
不掩恩會世祖章皇帝用部曹之賢且才者出巡

鹽漕倉河諸大政公拜命改侍御史巡視京通諸
倉弊絕風清及瓜奏最擢通政司叅議宗伯公所云
此人得志必能爲國家理大政建崇議者不益有徵
序余少公十年兄事之惟謹乃以蹉跎中外跡與公
疎丁未戊申備員纂修頗謝吏事始得數數過從一
日公畱余飲余以不勝酒辭公曰醉翁之意不在酒
也移座紫藤格下月臃臃上出所藏茗椀酒具古且
良對酌漏下二十叙說生平兩不相隱而得失亦相
半公忽詰余曰子號快圃意何居余離座拜手云微
子之問吾意幾不白於天下矣因誦余所作快圃說

以聞公曰然則子之所謂快正子所謂悔歟昔人有
悔而悟者是漸登覺路也子悔而快直破疑團矣吾
與子盍快談之因舉古今大不快者一一豁達於豪
杰之胸消歸于聖賢之域俄頃閒覺大塊無非大快
也余因請公所著作公曰有悔也非快也須諸異日
與子訂之漏下三十而別未幾公病余違候牀下公
曰吾病從悔生者八九悔而不快日就沉疴吾子何
以快我虘余曰悔而不愧則快矣子無愧也何悔之
有公笑而頷之月餘遂不起於戲余慕公者深交公
者淺未有以窺公之涯涘也芳軌雖邈懿訓未泯庶
幾於篇章牋牘中見我公乎歿十五年公子映來謁
選捧公貺崔堂集屬序啟讀之儼若疇昔對飲時也
悒菀汎濶不能自已嗟乎人生鼎鼎百年中烜赫榮
膺如鏡花如海市過則已耳獨此道義肝膈之友生
死無斃也盱衡海內未嘗無人知公者惟龔宗伯知
我者惟公不數年間傳說霄騰伍喬星隱始嘆古人
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之句蓋存亡之悲而非第
別離之感也安得不對是集而吹山陽之篴也哉

巡撫直隸于振甲中丞疏稿序

竊聞哲后納言良臣進說相得益章故化流政舉史
 簡昭休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人告於爾后求言之
 詔也子輿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聽言之益也
 李文靖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進言之心也為上
 為德為下為民何莫非以言哉雖然亦顧其君與臣
 為何如耳唐魏徵勸太宗行仁義封德彝非之謂迂
 濶而不足為太宗毅然獨納徵言貞觀之初斗米十
 錢斷獄四百論者遠比成康近侔文景太宗乃歎曰
 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於戲使非君如太宗臣良如魏

學淵堂文集 卷之二
徵在上者必猶豫而不果行在下者必沮喪而不更
進烏由臻此哉是可知咸有一德君臣道合爲興業
之本氏致治之權輿也閒嘗稽古名臣未嘗不景企
徽風讚述亮節畢然而嘆曰使當吾世而有焉爲之
執鞭亦所忻慕然而古人之所以得此者亦極難矣
一介四知名節稜稜非廉不威也觀時審勢急病讓
夷非識不斷也弱不扛鼎鈍不追駿非才不濟也用
中必彗操刀必割非敏不成也山崩而色不變鬼嘯
而耳不聞非其膽乎麋興而目不瞬烽起而杯不停
非其定乎數者皆備而後可以見信於同列而後可

言於大廷而後可以施澤于閭左有不行行則
法美意也有不言言則崇論竝議也賈太傅之策
陸宣公之奏章朱文公之條議千古來洵金石不
磨而椒萑維馥已顧安得當吾世而數數觀之乎三
韓于公振甲德才崇隆氣節挺拔治行茂美古罕其
儷曩者令樂亭爲金清惠公所知牧潞河爲于清端
公所知一薦而五馬再薦而二千石可不謂遭逢之
盛乎宋陳襄在經筵薦司馬光等三十人後皆爲名
臣人美其刻章曰古嚳薦稿美司馬諸人之得受知
於君子也公之受知於兩公厥美詎有遜歟不寧此

也公守江寧不績茂登頌聲藉甚甲子冬六飛南
巡採聽輿歌特擢江南按察使是又受知於堯舜
矣嗣是而簡任治河公拯溺心殷持議語切慷慨披
陳至勤 聖主之疇咨公卿之風議而謇謇俊槩諤
諤昌言蜚聲殿廷傾動鵷列不知遑代名臣又孰可
舉似也未幾特簡中丞填撫畿輔受知則愈深圖報
則愈摯仔荷則愈重節才則愈彰兩載以來赤縣澄
清黔黎康保鍾鼎可銘簡編可紀豈不麟麟炳炳乎
凡此者皆公之立德立功也而無不本於立言每一
疏上 當宁爲之動容在廷爲之傾聽熙熙然競相

傳誦六曹無有格而不行者卽閒以例沮旋奉 明
綸悉如公指以賅賈陸諸君子爲何如耶其德傳其
功傳其言豈不並傳頃者同事諸大夫請鏤梨棗以
示僚吏以喻編氓三月而告竣貽一册於余屬爲之
序余備員內閣時公所上疏手披而心識可以上口
茲且得窺全豹也帙中載公陞辭時奏對語甚詳綸
綍春溫訂謨石畫虞書湯命奚遜於古繼載 新綸
特晉宮保風厲羣工又煌煌昭備 君恩如天臣節
似水往牒所稀卽此已足以壽金石光竹帛矣矧皆
本仁祖義開誠布公裔裔而皇皇也哉明晁璠名臣

奏議序云繼自今上自九曹下逮百司有能取諸名
臣之所已試者而擇善以從則法相因而事易治道
相繼而政自通信斯言也讀公疏稿者當不徒讚頌
感歎焉而色矣

清苑縣志序

今上御極之十有三年 朝廷允閣臣請 勅郡邑
守令編輯志書須其成彙付史館纂修大清一統志
甚盛典也吾邑舊有志創於明嘉靖戊戌修於萬曆
己丑迄茲垂百祀其閒天時人事國典民風變遷移
易殆未可更僕數已自甲申以後城社幾墟桑田幾
海吾邑人士忠名烈節非楮墨可載亦非楮墨可遺
志之何容易言哉廼者西粵陳公令吾邑集邑之博
學鴻詞者議以修亦適之館亦授之餐而受簡有人
載筆無人役以緩未幾滇黔逆作赤白羽如織六師

四出供億浩穰陳公嗟鞅掌不暇役遂寢於戲是烏
容緩耶是烏容寢耶越三年潛川開遠時公來涖吾
邑赤白羽猶如織也供億猶浩穰也公不嗟鞅掌所
司吏媿媿白其故公曰是無難庖人不治庖不越樽
俎而代之矣爰輯所已輯爰蒐所未蒐規模舊貫裨
益新裁不匝歲而告厥成勞以懋已戊午余歸而廢
蓼莪公以一冊示且屬弁言於簡端余受而卒業見
其發凡起例備于舊也補闕拾遺詳于舊也紀事書
人確于舊也舊四卷今十二析于舊也舊繪圖今圖
井井然舊刻梓今梓嶄嶄然舊裝潢今裝喬喬然卽

此而已矣若改觀矣況也錄甲申之烈節播休美於
無窮不更偉歟余忝爲邑人士脫無一言附簡末實
愧且慙獨是一言思附而感慨繫之也今之邑不猶
是昔之邑耶昔之人情悃悃無華慨當以慷而今何
如也昔之風俗崇樸習儉無僞言僻行無佞舞酣歌
而今何如也昔之士飭廉隅修邊幅勤誦讀公庭無
履痕坊肆無口過而今何如也昔之民務農桑重禮
義在邑則戒檮蒲蹋鞠之嬉在野則耻穿墉剗血之
詐而今何如也昔觀於城彬彬乎懷懷乎洛誦者燈
爲篝也紡維者機相續也懷刀橐筆者不舞其文也

荷戈執殳者不闕於市也昔觀于田其屋翼翼然其
畝方方然桑之枝麻之葉影相接也穗之穉稂之遺
趾相錯也茨而梁坻而京人相慶也而今皆何如也
大約民流而不能復集民貧而不能復富民漓而不
能復淳矣余寧無慨於此乎或曰興教化勸農桑使
天下民安而物阜回心而向道類非一手一足之烈
抑非一朝一夕之功徒焉感慨之謂何雖然陳太丘
王彥方鄭康成皆匹士也咸能化成一鄉譽流一國
慙也余非其人爾非其人而不克立其功則已非其
人而並不克立其言庸遽已乎昔孔子策衛首曰富

之次曰教之先富而後教者衣食足而後禮義興禮
義興而後教化行也清苑附郡而邑衛宇以萬計食
指以數十萬計日且漸于靡非大家兒而袴統而履
絲非都會地而爨桂而烹珍邑所不產則貿遷于他
國以故操贏餘競刀錐者得聚族而厲吾農嗟乎吾
農尙堪復厲耶古曰人滿或曰土滿吾邑無二滿之
歎而有三空之虞大約坐于拙坐于怠坐于可與樂
成而不可與慮始棄地之利而不知治耳愚賤者不
知治貴焉者無以率之于先智焉者又無以導之于
後乃扼擘欻歔徒謂此邦之人逝不古處亦奚益哉

嘗思天地之利莫大于水莫厚于山莫奢于桑與棗
吾邑有兩泉一曰雞距一曰一畝去城二十里許東
西相望淠淠漚漚蓋神瀆也環泉膏壤二三里皆壤
皆泉合而瀦于邑之西瀦而放于邑之南淪漣瀆瀆
于邑之東一葦可以達天津邑之西北皆有山或百
里而遙或五六十里而近山有漆有葛有藥有青白
灰有石炭有楮柞有棗栗檳梨胡桃榛松蘋蓂銀杏
之實而木且可楹棟而石且可礫礎皆邑人所需不
寧邑人之所需卽天津而東亦莫不需之何也天津
雖爲百貨輻輳之區饒東南之良者乏西北之產互

而市實所上願無如非輦莫致非肩莫達費日費貲
賤鬻罔所利貴鬻罔所售故有棄而不採採而不盡
者供猿攫而飽鼠啄甚非計也誠爲之計莫如先治
水余嘗相其大勢自泉徂河纔八九里須大濬之餘
者狹使濶淺使深河深則水大水大則舟浮山之產
易致也邑之利也又稍稍轉運抵天水橋之東與天
津上下同流津之航實而來不虛而往牟利者樂之
矣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將見連檣橫楫絡繹不休東
南之美鮮不聚西北之實罔所壅繫獨邑之利實爲
鄰邑利誠此之圖吾邑無山而若有山不此之圖吾

邑有水而若無水長民者以爲何如耶至午開塍種
秔稻插籬字鶩鴨亦利也無如田有町畦人非土著
格而難行未可輕議耳余故曰天地之利莫大于水
莫厚于山也吾邑之田上上者上中者什九皆采地
惟境之南陲畝畝猶宛然則又斥鹵境塿藝之黍稷
弗秀弗實辦正供恒不足往往棄而不治余嘗詢之
父老曰吁嗟乎瘠土也不宜穀第宜木十年之計貧
民安能爲余不禁憫然以嘆曰甚矣邑人之愚也土
不宜穀而宜木盍樹之桑桑可蠶也蠶可絲也絲可
織也纂組工緻不難衣被西北齊之繭潞之紬秦之

褐其始亦人爲之也而利用抑何如之昔耶南吾邑
之有棄地有遺材者要亦數百年來安于力田逢年
之說狃于豆區釜鍾之獲而不知所爲變計卽知之
利不近不肯爲功不省亦不肯爲斯果坐于拙坐于
怠坐于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耶抑貴者無以率
之于先智者無以導之于後耶昔歐陽修治滁陂澤
之利以興張詠治蜀拔茶樹桑民以永賴然則倡率
而利導之責是亦不盡在生于斯長于斯者也是說
也蘊結于余胸久矣茲因序吾邑志而覩縷及之以
俟乘輶軒者之採聽焉

王契九落葉詩序

夫人目之所觸乃以感心心之所感時焉成詠詩也者顧非心之聲也耶故詩不足以明志斷髭叉手皆縟績耳讀人之詩而不能見其志薔薇沐指奚賢乎落葉詩王子契九明志之什也王子大家賢裔少負磊落才視青紫可芥拾壯而折節讀書鍵戶篝燈直破萬卷經史而外八家諸子皆能背誦叩之應聲而對字句無稍疑義好學深思心知其義殆其人虜列諸生中三十年試皆第一工於文者也乃不獲一第非工於文者耶讀書能文王子不欲以自儼非讀書

能文王子不欲以自居李廣馮唐今昔同慨論者乃
曰窮達顯晦人之恒也苑枯榮落物之恒也以小喻
大可據理而談則亦可觸目而感矣夫觸於目不感
於心非善讀書者也感於心而不形諸詠非能文者
也王子其能已乎落葉詩明志之什也讀其什輒謂
王子之讀書盡於茲能文盡於茲明志亦盡於茲詎
知王子者耶

保定府志序

代高似斗司寇

朝廷命天下郡縣爲志十稔於茲已前郡守沈公國
望受檄未幾會滇黔秦楚大用兵供億填委邦大夫
日猾猾於赤羽白羽閒疇復暇磨險糜伸側理者亭
而閣之時使然也丙辰後城築受降縣名聞喜九廵
之衝稍稍息肩沈公以績茂擢遷甘州備兵副使去
繼者爲毘陵劉公甫議操觚旋言拂袖今年春蘇門
紀公來守吾郡問金穀之額有逋乎吏曰有城旦之
書有滯庖吏曰有且庾詹鮮儲侍也郵驛告凋劫也
公次第經理之無難色獨以志未成書爲汲汲昔朱

紫陽爲永康守上官聿初百爲未肇首修郡志公可謂無媿古人已敦禮紳士卜日啟館不兩月志以竣公遺余一冊屬綴言於卷杪余受而卒業曰保洵雄郡也歟哉天官家言郡應尾箕二宿尾箕近斗析木之津文秀啟焉三關送氣九水滙精青戊且蒼稗已況自有書契以來帝莫古於顓頊君莫大於唐堯朔厥誕降實在望都稽厥封國載傳高水郡於三才蓋綜英而集瑋者也彼詳近而畧遠者使第詡詡然曰昌國之裔封於樊輿也高荆之杰產於易水也水經博物之註與志蔚彼范陽也理學之夢吉忠烈之椒

山高節之夏峯萃乃金容也是猶記名山而忘崑崙考河源而遺星宿爾烏足以槩郡之雄且古哉或曰幽冀之野厥土高涼風塵剽疾人生崇陵大阜閒求川渠滋息之利不可得故或一舍引流尋丈掘土輒夸爲冀北江南余嘗攬濡陽渥城瓦橋諸志載滹澧灤濫發源巖穴潛窟洞出沆漭濊滴布濩漫汗其林臯藪澤所產萑苻菱芡魚鼈蚌蛤之屬甲於宅域不止原隰昫昫墳衍斥斥矣天垣地肺人英物華夫豈東南澤國所可凌而駕之者哉朱文公謂天下大風水在冀州蓋以紫極爲標黃河如帶爾保在赤縣如

學淵堂文集 卷之二
長安之有扶風開封之有洛陽能分地也靈者斯能
爲畿也輔況乎太行第八陘鬼壘而西屏河北十
九水滌洞而中宅宜其人有魁杰而無鄙僂其地多
腴潤而少瘠塿其生殖風習恒繁膺麗美而弗凋弗
殘也而今何如也說者謂三圈之餘氓無本富四民
之外猾有叢神然耶否耶孫文正公曰郡當燕趙之
會近在日月光際主上有大澤實先萬寓首被之卽
應聲之徵不時之役亦先萬寓首承之自民不善用
其慷慨而泣者又不善用其慷慨之民雖豐和猶苦
爾倚命賢者以釋于恇不然富襦袂而貧溝瘠其與

有幾故不佞謂州邑之命繫長吏而表長吏者郡公
也恭頌斯言文正誠念我枌榆也哉聞古之懿辟觀
九州之牧而咨小民利病李文靖謂四方水旱盜賊
當不時以聞嗚呼民瘼孔多帝聞萬里孰遽爲長沙
之涕者孰數爲監門之圖者茲志不具在虜披而覽
之四境之廣狹猶昔爾四境之沃衍猶昔乎四境之
室廬猶昔爾四境之編戶猶昔乎井里弗變也而風
俗變詩書未闕也而人才闕數寸之卷斯亦古今得
失之林而中外匡濟之境矣作者之意良苦覽者之
懷得勿動歟

保定府志序

代紀太守

天下皆郡也保之為郡綦大治天下郡皆治也治保之郡獨難何大乎爾它郡郡也保郡 畿之輔也如

天之經如地之緯如人之臂顧不大哉治它郡治一

郡也保在 日邊化行自近則曰首善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抑為能邇也郡之大也如此治之難也如此

余以孱陋謬膺斯任烏能勝任而愉快辱受事聿始

郡旱饑洊告蚩蚩者非鳩鵲褻褻則道殣溝瘠四履

無殊荷 聖天子宵旰軫恤出大府以振小民余何

敢不鉢余心余何得不蒿余目無如郡之為地大也

郡之爲治難也但得故牒而考成法式訓式行庶幾
俾無尤乎竊聞郡國有志凡天星地輿民器物力以
及利害之興除政教之張弛鮮不燭可照而數可計
焉亟起而求之所司吏以烏有對余感也滋甚謂惡
而去之也亟趨而請之臺使咸曰非烏有也軼而水
輯闕而未補爾功令懸之十年已頃正刻期以責
子大夫其汲汲焉余退而懼也滋甚蓋偃偃而莫從
也思之匝日夜始恍然曰語云山有徑樵則知之水
有津漁則知之郡之學士大夫生於斯長於斯亦猶
樵之於山漁之於水也誠往而咨之何慮乎弗知淳

又嘗聞龐參守漢陽知郡人任棠有志節往候之棠
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前抱嬰兒伏戶下
參思曰水欲吾清也拔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
欲吾開門恤孤也齊子奇十八歲治齊齊以治人疑
之覘其出與白首者同載卽此以思余之輯郡志也
有餘能已于是敦聘郡紳士誨日啟館四旬而成帙
余受焉卒業其志四境則原隰昫昫也室家溱溱也
行其野有弗若者然其志諸邑則城墉言言也民物
熙熙也行其市有弗若者然其志賦役則米粟秬稊
之鱗鱗也三旬不日之亟亟也按其籍披其版胥有

學源堂文集 卷之二
弗若者然是職何故歟蓋志其盛而不及其衰也志其豐而不及其嗇也志其淳以樸而不及其澆以華也志其賢與良而不及其僉與壬也觀其盛而衰可知觀其豐而嗇可知觀其淳以樸賢與良而其澆其華其僉其壬亦愈無不可知亦如葛屨之存唐風緇衣之表鄭俗正風正雅有作而變風變雅可勿作耳抑欲官斯土者取法乎上而力挽其頽歟余雖不敏未卽如龐參子奇而薤水嬰兒車中白首悉在乎是矣今日者 聖人在御修德懋學銳意圖治大化翔洽于四遠湛恩滂薄于九州郡在日月光際所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者當不第如馮翊扶風之爲三輔黃圖也余敢不失精白竭駑鈍以仰荅 朝廷簡昇之隆恩承宣上官表率之盛意俾郡之盛也豐也淳以茂也賢以良也有如在昔先民者乎倘僅而謂可以報命于十年前之功令吾事畢矣余則何敢

顧庶常書經稿序

六經皆經也尚書則兼乎史經何以兼史乎史出乎
經也余嘗披覽龍門扶風兩家之史所爲帝紀天官
者出于二典年表者出于三謨地理河渠財賦者出
于禹貢獨游俠貨殖諸傳論者以爲子長氏有所激
而寓之乎史不必有所從出而亦莫不規轍甄削於
古焉尚書爲古今史家之淵源也審矣故士始入學
先經而後史方其諷詠四代之書恒嘆爲古茂奧衍
未易標領卽不如昌黎亦有借屈聱牙之目稍稍游
心班馬輒擊節唱嘆以爲史氏三長朝宗在茲噫是

猶問山者知有岱華而不知有崑崙問水者知有江
河而不知有星宿也安望其櫟括天地標表皇王組
織人物圖像萬有爲一代良史也哉顧子負才樞中
進士高第旋復選庶常讀中祕書爲史館儲材也矣
一日出其所爲尙書制舉疏一帙質于余將以授劄
劄且欲余綴一言余讀之卒業曰顧子以爲尙書制
舉業乎余以爲史業也昔班馬之史祖述尙書體裁
章句渾噩雅馴爲措紳先生所贈嗜顧子能緬惟三
代以上君咨臣做父作子述之精意揆爲文章使三
千年後如視其宵旰敬勤之容聞其都俞誥誡之聲
者而海內之噲嗜復豈有遜於古人乎異日者顧子
握三寸不律光贊 廟時黻黼 皇猷蜚聲天祿石
渠閒則余言始有徵已

陸子振庶常制菽稿序

論音律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漸近自然也
蘇子曰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亦以自然者爲至
然則音律之道與文章通乎唐人擊壤而歌秦人擊
缶而歌其音未始不出于自然或曰質矣夫質與文
相宣者也自然矣而弗文無以極自然之美文矣而
弗自然無以極文章之樂兼之者不綦難乎聞之前
輩論始清真進鬯達再進精緊終於恬適恬適者自
然之謂也非多讀書烏能屢變不失其正非靜養氣
烏能屢進而卽于安昔紀渚子爲王養鬪雞十日問

可鬪乎曰未也猶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晉唐人作鬪雞賦
狀其騰踔琤璫聒噪翕赫者又不啻妬敵猜羣之懂
懂焉豈木雞之足以擅場乎木之云者蓋以徵其養
爾養之厚然後狸膏芥粉施焉可胥效也顧思天下
極動極盪者雞之鬪也非本于至靜則不可以是知
天下極奇極變者文章之事非歸於自然亦不可也
孰謂學古人者僅得其繩墨步之趨之遂可驕語自
然乎又何可執古人奇矯離合之篇輒謂古人不盡
自然也乎近今之文習於靡曼極矣作者承望有司
之意卑之無甚高論轉相效尤失而猥薄失而酸悞
千百手如引一繩識者怒然思有以振其衰粹未能
以一人之力正一國且粹未能以一國之文正十五
國也今年南宮闈牘出蔚乎丕變體不一格詞不一
代彬彬然以軌乎先民爲宗其弘遠如鐘呂溫文如
琴瑟者無論已卽有奇矯離合勢如風雨驟至按其
音節與天籟不少差殊豈非學之博養之靜發越而
得其自然者哉陸子子振其一也行將梓其稿以公
海內知有識者有以是否余言已

東安福氏家乘序

安次之有福氏望族也無散處於他州郡者實特姓焉昔澄江夏茂卿著奇姓通十四卷無福氏余嘗誦其遺乙酉余舉於京兆第十人為福君澤字惠民粲焉榜花也明年丙戌應春官試始相晤頽然如人中龍奇其姓復欽其人進而詢厥家世公乃出家乘一編始知其初姓張氏明嘉靖時有諱福時者官京營副總統出督漕政聲績茂著世宗有勇無如馬昉清無過福時之褒一時御賜勅札皆去張不書而箋奏咨啟亦第以名上以是遂氏福焉余聞而喟然興歎

曰懿矣乎公家之得氏也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良稱鉅典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止十有三姬者二西祁已勝臧任荀釐姑嬛衣者十一其餘皆德薄不足錄至如伊祁後有劉范姚後有虞陳夏姒周姬而後有扈男斟尋褒費杞緇辛宜來宋沈閻韓應其顛紛錯不可殫紀蓋漸衍則漸分如岷山有江嶓冢有漢汎別支殊而汎之中復有汎支之外復有支矣夏書曰錫土姓言乎權在上稟一尊也有錫即有析析斯眾眾斯異也載觀古今或為臆宗望裔或為畸客單門或以生里食采之各因或以避諱遷徙之多故甚而碎戟之爭帶鈴之誚又甚而警學庖斲俞覲鹵叟之屬俗言方語無從攷據奇而弗典有如投壺白馬之荒俚耳福之得氏寵肇天言懿昭祖德喬喬皇皇可不謂隆乎世甫三傳碩人輩起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錫茲福祉惠我無疆子孫保之頌禱之詞歟抑勸勉之詞也惠民聲振庠鐸由以擢司郡李厥為異數懸魚之操凜於冰霜拔薤之威懼彼海蜃直不可遂拂衷歸林素節高風洵足繩武矣廿餘年來五柳陶栽一經韋授佑啟後人謝家王樹荀氏鳳羣行且葱葱而翹

翹

翹也世傳瑯琊之王天水之趙范陽之盧里與氏並
馥天壤吾知自今伊始安次之福掩壓三族已惠民
將梓譜以爲垂裕敬以一言綴其冊末序也而頌且
禱也何勸勉之復云



順治九年壬辰進士

